

1	7
2	7
10	

應應書塾
圖書部
藏書印

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卷之十一

周瑜南郡戰曹仁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乃告之曰昔吾弟
三人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日兄弟犯法
奈何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後將功
衣告孔明方纔饒了却說月

程普與

乾來與都

公特命乾

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
瑜驚曰有孔明否乾曰敢有在彼瑜曰足下
先回某親來相謝也瑜納了禮物孫乾先回
肅曰却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
江口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
用了許多錢糧害了許多生靈眼覷南郡反

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成須放着周

瑜不釋義須放着周瑜不死猶言周瑜若在則南郡必不到他人取之也

肅曰當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若

應允得便罷如不應允未及他取南郡先結

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周瑜魯肅引三千

輕騎逕投油江口來却說孫乾回見玄德說

周瑜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

孔明咲曰那裏為這些薄禮禮自來相謝止為

南郡而來玄德曰若提兵來何孔明曰他

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玄德已知會了孔明

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就列軍馬入報周

瑜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

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

接着請到帳中各叙禮畢兩邊對坐玄德舉

酒頗以美言致謝麋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

玄德公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

德曰聞知足下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

不取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

江今南郡已在堂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自古云欺敵者亡又俗語云事無必取曹操北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待吾取不得南郡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却休反悔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先儘東吳去取若

不下主公取之是也有何不可哉周瑜就諄玄德送瑜上馬而去回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間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劉備孤窮一身四海無置足之地若得南郡權且容身不爭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那玄德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

城中高坐玄德問曰良計安在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理合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却說周瑜和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也許玄德取城瑜曰吾婢指可得南郡落的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曰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躬身上帳曰某願取瑜曰汝爲先鋒可使徐盛丁奉爲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首先渡江吾隨後以爲應兵蔣欽領兵去了却說曹仁在南郡先分付

曹洪守夷陵以爲犄角之勢深溝高壘而不
出戰人報吳兵已渡漢江必須迎之仁曰堅
守勿戰爲上驍將牛金奮然而進曰吳兵臨
城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若不重扶
銳氣軍皆墮也願借五百軍士某當決一死
戰仁從之令牛金出馬與丁奉更不答話約
戰四五合丁奉敗走牛金引五百軍士追趕
入陣指揮五千軍一裹圍牛金於陣中左右
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於

垓心慌教左右備馬長史陳矯諫曰丞相以
重任托付將軍牛金不聽約束妄自出戰以
致如此假使便棄此數百人何苦將軍輕出
而救乎仁曰不然牛金一失則南郡不可保
也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陳
矯於城上助喊擂鼓曹仁領兵離吳兵百餘
步逼於一溝之上陳矯欲與曹仁只就那裏
住劉遙與牛金爲勢只見曹仁大呼一聲躍
馬就飛過淺溝衆皆奮力而過仁獨當先揮

刀殺過吳陣徐盛迎之不能當抵曹仁殺到
垓心救出牛金仁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
能得出遂復回突入重圍所到之處莫敢遮
攔又救出這一彪軍馬正遇蔣欽攔路曹仁
奮力衝散牛金助威仁弟曹純亦引兵出混
殺一陣吳軍大敗曹仁得勝緩緩而回陳矯
等迎門接着舉盃稱賀將軍真天神也却說
蔣欽兵敗折軍數多回見周瑜瑜大怒欲斬
之衆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與曹仁決戰耳寧

曰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夷陵為犄角之勢某願乞精兵三千選取夷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也瑜服其論先教其寧引三千兵攻打夷陵早有細作渡江報知曹仁仁慌與陳矯商議矯曰將軍若不救夷陵則南郡必有失也仁從之遂令曹純并騎將牛金暗地領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在前誘敵吾當斷後却說其寧引兵至夷陵洪出與其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

卷十

六

敗走寧奪了夷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夷陵探馬飛報周瑜備說其寧入夷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處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則曹仁引兵襲來兩下皆誤呂蒙突然而出曰甘興霸乃江東心腹之臣也若不救之何以使人哉瑜曰吾欲自往救之留何人當此大任呂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以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和凱歌瑜曰未知凌公

續敢當此任乎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
十日之外不稱其職矣瑜大喜留兵萬餘付
與凌統卽日起兵投夷陵來蒙對瑜曰夷陵
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只是山路險隘可差
五百小軍去小路上砍倒柴薪斷絕此處敵
軍若走可得其馬如勝則連夜進兵便襲南
郡一鼓而可得也瑜從之問誰可突圍而入
以救甘寧周泰出曰某願往卽時縛刀上馬
直殺入曹軍之中逕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

至自出城迎之共說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
教軍士嚴裝飽食來日內應却說曹洪曹純
牛金共議甘寧之事洪曰卽日周瑜兵至怎
生迎敵牛金曰先使人報南郡然後某爲先
鋒迎之洪遣人報曹仁次日吳兵至鼓聲大
震曹兵迎之北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
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
果然投小路而走亂柴滿道馬不能行盡皆
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三百餘匹周泰驅兵日

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馬兩軍混戰天色已晚各自收兵且說曹仁到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前失了夷陵勢已危急何不拆開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此計如何

諸葛亮一氣周瑜

却說曹仁拆開計策觀畢大喜便傳今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出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自

卷十一

救出其寧未及六日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見城牆邊虛擡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心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左右分布兩軍爲翼如前軍得勝追趕只待鳴金方退退步就教程普督後軍吾親自取城當自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擡戟瑜自至門旗下擡鞭指點誰人向前一入應聲而出乃韓當也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

合洪敗走曹仁自出大呼姓名搦周瑜戰周
泰出馬與曹仁戰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
後軍先退曹仁曹洪兩箇壓後周瑜指兩翼
軍殺出曹軍大敗周瑜自引軍馬追趕到南
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
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
無人指點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
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
見周瑜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

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手一齊發勢如驟
雨爭先入門的都顛入陷馬坑內周瑜急勒
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音翻身落馬
牛金從城中殺出來促周瑜瑜却得徐盛丁
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軍突出吳兵自相
踐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
洪分兩路兵殺回吳兵大敗凌統引一軍從
側首截出救了吳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
普收得敗軍傷折數多丁徐二將救了周瑜

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鉗出箭頭來
將金鎗藥掩塞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
者言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
氣冲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
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一彪軍來搦戰程普
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
至三日程普恐瑜性氣不敢報知牛金直來
寨門外叫罵單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不
若暫且罷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衆皆言曰

論之甚長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
張已知曹兵常扣寨前叫罵只等衆將來稟
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
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而問曰何處
鼓譟呐喊衆將答曰軍中教演士卒瑜大怒
曰何敢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痛罵
我軍程德謀既然總兵何爲不出請來吾親
問之程普至普曰甚爲見公瑾瘡盛醫者囑
言甚勿輕觸果是曹兵連日搦戰造次不敢

報知瑜曰汝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
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瘡平復却作區處周
瑜聽罷於床上奮然躍起而言曰大丈夫既
食君祿當歿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
可爲吾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乎言訖乃披
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
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
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夫再
不敢正觀吾兵罵猶未絕瑜從群騎內突然

卷十一

十一

而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
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以激其戰
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戰將出迎北及
潘璋欲出周瑜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
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
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
答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在瑜曰
吾身體苦無痛楚欲令曹兵說我病危必欺
敵也可使心腹人數十騎去城中詐降說吾

已歿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却於四下埋伏一
鼓而可擒曹仁必得南郡矣程普曰此計大
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
督箭瘡大發而歿各寨盡皆掛孝却說曹仁
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鎗崩
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
間忽報吳寨內走出十數軍士到來有密報
的言語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擄過去的曹仁
慌忙下廳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在陣前金

鎗碎裂歸寨而死即日衆將收拾掛孝我等
皆被程普之辱故特歸投以報此事曹仁大
喜賞賜了畢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奪周
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
行不可遲悞曹仁撥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
曹洪曹仁爲合後儘數起兵當日黃昏分撥
已定初更後離南郡運取周瑜大寨來到寨
門不見一人突入中軍但見虛插旗鎗而已
情知中計急慌退軍四下砲聲齊發東門韓

當蔣欽殺來西門周泰潘璋殺來南門徐盛
丁奉殺來北門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急
望南郡而來三路軍兵皆被衝散首尾不能
相救先說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來投曹
洪洪等一被軍馬已散大半只得奔走殺到
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
攔住去路大殺一陣曹仁引軍刺斜而逃又
遇甘寧大殺一陣不敢回南郡逕投襄陽大
路而走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

衆軍逕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
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
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使甘寧引數
千馬軍逕取荆州凌統引數千馬逕取襄陽
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之間忽然探
馬飛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
詐調荆州守城軍馬來救着張飛一陣殺敗
曹仁北逃張飛就在荆州城中駐劄又一探
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

賈兵符詐稱曹仁求救惇速引兵進發却教
關雲長取了襄陽三處城池亦不費力盡皆
屬劉玄德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
拿住陳矯兵符盡屬此人周瑜大叫一聲金
鎗迸裂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傍畧四郡

却說周瑜聽知孔明借東吳力而取荊州如
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音衆將皆在面
前勸解周瑜大怒曰若不殺諸葛亮村夫怎

卷十一

十四

息吾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吾之力即日起
兵打南郡定要歸還東吳是我之願止商議
之間人報魯子敬至接入帳中瑜曰吾欲起
軍與劉備諸葛亮共決勝負復奪城池魯肅
曰不可方今與曹操共決雌雄尚未分成敗
主人吳侯見攻打合肥未下若自家互相吞
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國危矣况劉玄德借
曾與曹操至厚倘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
攻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決策損兵

馬糜錢糧他圖見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周瑜便令魯肅往南郡去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主人與軍師在荆州城中肅逕奔荆州見旌旗整列肅自忖度孔明非常人也軍士報覆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共講礼畢申謝罷玄德與肅分賓主而坐孔明斜僉相陪

茶罷肅曰主人吳侯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是來擒皇叔今江東燒了錢糧折了人馬帶傷者不可勝數幸得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荆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荆襄此何理也望明白一言以決去就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出此言也昔日荆襄九郡非是東吳之地乃荆王劉景升之墓業吾主人乃劉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

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豈不
聞物見主之言乎肅曰若公子劉琦占住尚
自可矣今公子在江夏亦不在這裏孔明曰
子敬要見有何難哉喚左右請公子出相見
便了劉琦從屏風後兩從者扶出琦與肅曰
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喫了一驚肅
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在如若不在如
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
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還我東吳孔明曰

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大宴相待魯肅肅當日
出城連夜歸家見周瑜言公子之事瑜曰劉
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
得之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教
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所見肅曰吾觀
劉琦過於酒色病入四肢見今面色羸音瘦
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索取荆
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
報吳侯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吳侯圍合淝

不徒急令都督收軍回周喻只得休兵罷戰
拘集衆多軍馬且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
戰船士卒却來合肥吳侯軍前聽調用却說
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與孔
明商議久遠之計忽然階下一人上廳獻策
此人乃山陽人也姓伊名籍字機伯玄德感
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
州久安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願
公一言以薦賢者籍曰荆襄世家弟兄五人
三司志卷十一

惟一人大賢者眉間有白毛襄陽官城人也
姓馬名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
幼常補註後隨孔明六出祁山玄德遂命
請之馬良至入見玄德礼畢高坐玄德求久
遠之策良曰襄陽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好
令公子刘琦於此養病招諭舊士以守之就
表奏刘琦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
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是能保荆襄久

遠之計也玄德問曰四郡卽目何人爲守良
曰武陵太守金旋長沙郡太守韓玄桂陽郡
太守趙範零陵郡太守劉度若取得這四郡
乃魚米之鄉漢上可保長久矣玄德大喜遂
問四郡先取何郡後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
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湘江之
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甚喜遂用馬良爲
從事官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
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議調兵起程取零陵郡

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
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
江陵時建安十四年春正月也孔明調兵起
行於說劉度在零陵城中聽知孔明軍馬到
來與其子劉延商議延曰父親放心他雖有
張飛趙雲之勇何足懼哉兒觀本州上將邢
道遠有漁夫不當之勇使開山大斧重六十
斤可以迎敵劉度喚至邢道榮自誇習中武
藝不讓古之廉頗李牧度重賞劉延與邢道

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
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兩邊陣圓相對
邢道榮出馬橫大斧厲聲高叫反國之賊安
敢侵吾境界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幟分明
中間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
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
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聊
施小計片甲不回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
道榮大笑曰赤壁糜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

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遙殺過來孔明教回
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遙衝殺過來陣勢急
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
孔明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忽往忽
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一將挺矛躍馬大
喝一聲直取道榮乃是燕人張翼德也道榮
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
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
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乃常

山趙子龍也道榮措手不及滾馬受降子龍
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擁至帳下玄德大怒
喝令教斬孔明急止之且留下問道榮曰汝
若與吾捉了劉延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願
往孔明曰如何捉得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
回夫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爲
內應活捉劉延獻與軍師城中劉度自然降
矣玄德不肯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可放
之道榮得放回寨盡實告訴劉延延曰如之

奈何道榮曰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
寨中虛立旗幟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劉
延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軍到寨口每人
各有草把一齊點着火炮燒空劉延道榮兩
下殺來放火軍便退兩軍乘勢趕來趕了十
餘里軍皆不見劉延見道榮急回火光未滅
寨中突出一將乃燕人張翼德也劉延叫道
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回軍走不
十里趙雲引一軍出雲一鎗刺道榮於馬下

劉延慙發馬便走被張飛活捉過來綁縛回見孔明延曰刑道榮效某如此實非本心也押過劉延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把馬送劉延回零陵城見父說孔明之德子父即時賞印綬離城還到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復為郡守以供養其子劉延於荆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之民而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遂乃勒兵來取

二國志卷十一

二十一

梓陽未知勝負且聽下回分解

趙子龍智取桂陽

却說玄德取了零陵郡諸將皆屬調遣安撫居民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某亦願往二人爭取桂陽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闌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而言曰我並不要相幫只要三千軍獨自

領去便裏得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
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壯
選三千精兵隨趙雲去張飛不服玄德喝退
趙雲歡之喜、領了三千人馬迳望桂陽進
至却說桂陽太守趙範升廳人報趙子龍引
軍來取城池趙範急喚軍官商議兩個管軍
校尉來見趙範一箇姓陳名應一箇姓鮑名
隆都是桂陽鎮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
叉鮑隆曾射殺雙虎都在桂陽管軍二人對

趙範曰劉備乃反漢之臣更要忘了曹丞相
若來時合與他相持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
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
關張極勇如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
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
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若某不捉
趙雲回那時任太守投降未遲趙範拗不過
只得教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子龍將
近桂陽前面哨探操軍回報敵軍來到趙雲

把三千人馬擺開以待軍來陳應兵至也列
成陣勢陳應上馬綽飛叉而出趙雲挺鎗出
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荆王之弟今
撫佐公子劉琦同領荆州事特來撫民汝乃
反國之賊何故迎敵耶陳應回罵曰我等只
服曹丞相管豈服劉備乎趙雲大怒挺鎗驟
馬直取陳應一搦飛叉縱馬而來迎敵兩馬
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
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

擲來雲一手綽住回擲陳應急躲過趙雲
馬到探手法挾陳應而回擲于馬下餘軍皆
走趙雲縛陳應入寨叱之曰量汝安敢敵吾
吾不殺汝汝可說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
罪抱頭鼠竄而去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
事範曰吾本心要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叱
退陳應趙範將帶印綬引十數騎逕投大寨
而來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上賓置酒相飲
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今說起將軍姓趙

某亦姓趙五百年前是一家將軍乃直定人
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若不棄結爲兄弟
子龍與趙範同年子龍長範四箇月日範因
此拜子龍爲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
大喜至晚子龍送範出寨次日趙範請子龍
安民子龍教軍馬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
中居民香花迎門而接子龍教四門掛榜安
民已畢趙範邀請子龍入衙筵席酒至半酣
請入後堂相待子龍見趙範殷勤強飲微醉

趙範入後堂請出一婦人與子龍把酒子龍
見其婦人身穿縞素之衣有傾國傾城之色
子龍問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
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子龍不肯
樊氏辭歸後堂子龍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
盃耶趙範笑曰中間有箇緣故賢兄勿阻故
兄棄世已及三載家嫂守寡到今終不爲了
弟常勸改嫁之嫂曰若有三件事兼全我方
嫁之第一要名譽動蕩第二要與家兄同姓

同姓先在鄉中又與家兄相識將軍文武雙
全智勇足備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數十萬
嫁資與將軍為妻結累世之親可乎子龍大
怒而起厲聲而言曰汝嫂即吾之嫂也豈可
作亂人倫之事乎趙範羞慚滿面荅曰我好
意相待何無禮也遂乃目視左右有捉子龍
之意子龍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忿怒上馬出
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隆商議陳應曰這人
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

得鮑隆曰我兩箇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來
引兵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
帶此人馬隆曰五百騎軍足矣當夜二人引
五百軍逕奔子龍寨來投降子隆聽得這話
心中已知其詐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
範待用美人計賺將軍歡喜醉中扶入後堂
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其二
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
大喜用酒灌醉縛於帳下却擒手下人問之

果是詐降子龍喚五百軍入各賜酒食傳令
曰要害吾者陳應鮑隆也不干衆軍之事汝
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
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子龍引
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城上聽
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
議事務城上明火照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
急忙出城子龍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
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前赴桂陽子

龍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言
以嫂嫁子龍本是好意不想惱亂以致如此
孔明曰美色天下人愛之公何獨如此子龍
曰趙範之兄曾在鄉中有一面之交今若娶
之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使失其大節二
也趙範初降其心不可測三也主公新定江
山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
政四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
何子龍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

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乃真丈夫也遂放
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範拜謝而去重賞子
龍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
之人只撥三千與我去取武陵郡直捉太守
金旋獻來帳下是我之願孔明大喜而言曰
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飛問曰何事
未知孔明有何計策

黃忠魏延獻長沙

却說孔明與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

卷二

三

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
也責下軍令狀飛遂立軍令狀欣然便引三
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而來守界人探知其
事隨報金旋聽得飛引軍前來乃集將校整
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
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
乃當世虎將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金旋
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
推轉斬之衆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

金旋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一十里正迎張飛飛平生性急挺予立馬大喝金旋旋令首將出迎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下城上亂箭射下旋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墜于馬下軍士割頭以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

就令鞏志賞印綬往桂陽見玄德至半路遇見呈獻已畢玄德大喜就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至武陵安民了當馳書去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知長沙未曾取得如兄長想手足之情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早來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我聞長沙太守韓玄

何足爲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南陽人也姓黃名忠字漢升乃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表姪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然年近六旬鬚髮蒼白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湘南將佐之領袖不可輕敵雲長既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之銳氣滅自己之威風量一老輩何足道哉閑某也不須用三千軍馬只消本部下五百校刀手足矣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若當雲長

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與玄德曰雲長平生傲上而不忍下輕敵黃忠只恐有失請主公同行接應雲長以取長沙玄德從之隨後望長沙進發却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不以人爲意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箇來一千箇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

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
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賞賜了楊齡齡就帶
一千軍馬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
起處雲長軍馬早到却纔擺開楊齡挺鎗出
馬立於陣前大罵雲長雲長大怒更不答話
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雲長手起
刀落砍爲兩段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聽
知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頭上觀看
忠提刀縱馬早過吊橋後隨數百騎軍雲長

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
字擺開雲長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
忠否忠曰既知吾名焉敢侵犯雲長曰特來
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合不分勝
負韓玄恐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
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
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全無破綻來日必用
拖刀計背砍羸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
戰韓玄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人殺過

吊橋喊聲起處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
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
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却纔用刀砍之忽聽
得腦後一聲響處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
馬前失拖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
喝曰我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
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
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
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

吊橋邊射之玄與了一匹青馬雲長至晚退
黃忠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我本死的人
他不忍殺害吾來日安忍射之若不射又恐
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
長勸戰韓玄喚黃忠附耳言教箭射之忠應
允遂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不下黃忠十分
焦躁料藉拽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二十餘
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
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却

不見箭又趕忠又虛拽請雲長急閃又無箭
只說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
在橋上搭箭開弓玄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
纓根上前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
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巧正是報
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
城上來見韓玄玄急喝令左右捉下黃忠斬
之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
欺罔我汝前日不決戰必有留連昨日馬失

他不殺汝必有往來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
三箭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道內連若不斬
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
衆將欲告玄曰但告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
下却纔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散刀手
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韓
玄殘暴不仁輕賢重色今殺漢升是殺長沙
百姓也願隨者便來百姓視之其人面如重
棗目若明星器宇軒昂貌類非俗乃似關羽

襄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本人自襄陽起
劉玄德不着故來長沙依傍韓玄玄恠魏延
傲慢少禮不肯重用屈沉於此當日救了黃
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
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到城頭一刀
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
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撫民已畢請黃忠相
見忠托病不出雲長卽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却說玄德孔明自雲長來取長沙隨後催促

三國志

卷十一

三十三

人馬正行之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
叫三聲而止玄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馬
上袖傳一牒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
時後定見分曉言畢看看午末見一小校飛
奔前來報說閔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
魏延皆等主公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
入廳上盡言其事玄德親往黃忠家相請忠
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玄德大
喜黃忠待之甚厚雲長引魏延亦言其事玄

德敬之孔明勃然曰韓玄與汝無讐殺之乃大不義也人人效此必懷異心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簇下魏延未知性命若何

孫仲謀合淝大戰

玄德見斬魏延急命止之問孔明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

斬此人非安漢上之計也力勸免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有異心早做早取汝頭晚做晚取汝頭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磐見在攸縣閑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令班師早回荆州漢上九郡已得其半時江夏巴陵漢陽東吳占據夏族停棄了襄陽屯兵樊城玄德回荆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成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分屯於

隘口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令呂蒙守江夏郡三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肥縣來却說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肥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得程普兵到孫權大喜人報魯子敬先至權遠遠下馬而待之肅見權立於馬傍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亦至見權加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

肅上馬並轡而行權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權曰何時爲顯耀耶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那時以安車蒲輪徵召肅始當顯矣權於馬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鏖兵將士商議破合肥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令人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來日決敵汝聽知程普軍來故使人搦戰來日不必新軍赴敵只守營

寨看吾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之分軍馬行半途曹兵已到兩軍布成陣孫權金盔金甲披掛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鼓罷魏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乃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挑戰綽錦欲自戰之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權視之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

合不分勝負門旗下李典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讐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兩枝戟一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畫桿望馬頭上便打樂進馬回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

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
馬趕來看、趕上側首撞出一軍爲首大將
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
回合淝却說程普係孫權歸到大寨敗軍陸
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
張紘諫曰主公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勇三
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旗威振敵場此
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貴育之勇
懷王霸之計也今日宋謙死於鋒鏑縮縮之下

皆至公輕敵之故也今後切宜保重權曰孤
之過也從今改之少刻太史慈入帳曰今日
雖敗於曹兵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張遼
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今晚使人報來明火
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讐某請以爲外
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進身合肥城
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非
一勇之夫乃是足智多謀之士恐有準備不
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傷感宋謙之情

急要報警遂史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
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雜在軍中隨入合
淝尋見養馬後槽兩箇商議戈定曰我已使
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
何用事後槽曰此間却離中軍較遠夜間急
不能進只就草垛上放起一把火來你去前
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
也戈定曰此計太妙是夜張遼賞勞三軍傳
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

遁將軍何不卸甲歇歇遼曰非也為將之道
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吾無備
乘虛攻擊何以約束三軍今夜防備比每夜
還加謹慎可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
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
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太急可往觀
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
驚馬軍士身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木子典擒戈定
并後槽至遼問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

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
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火一把
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
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砲響
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
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
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
見太史慈身帶重傷傷感不已張昭請權罷
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北及屯

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
慈大呌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之劍
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
而亡年四十一歲孫權將慈厚葬於南徐北
固山下其子太史亨養於府權因合淝兵敗
之後心中憂悶與諸謀士談兵却說玄德在
荊州整頓軍馬關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
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
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正言之間忽有人報

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
曰生歿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
一面差人遷葬守禦城池玄德曰誰可以去
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
陽保障城池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
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
有言對答不過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吊
喪乃索荆州也當下孔明如何對答且聽下
回分解

周瑜定計取荆州

孔明曉知魯肅到遠遠迎接、到公廨各來
相見玄德待以上賓肅曰江左曉知令姪棄
吳侯特具薄札遣某前來致祭周瑜都督再三
申敬於玄德公孔明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
謝收不礼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公子有言
皇叔劉琦若在荆州暫時居住今公子去世
必然見還肅正爲此事而來幾時可以交割
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商議肅遂飲數盃

連通數次玄德未及開言孔明變色言曰子
敬公好不通禮我主人相待直須要說到根
前自三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
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
高帝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成四百餘年
之基業傳至於今不幸姦雄並起宇宙瓜分
各據一方自收賦稅有日天道好還後歸正
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今
皇上之叔封疆之內合分茅列土而居加之

三國志卷十一

四一

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可
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
倚強惡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
而欲吞漢上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到無分
汝主姓孫合占據耶况赤壁破曹兵我主多
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
也若非我借東南風信汝周郎安能展半籌
耳江南一破休說二喬擄於銅雀宮則汝等
妻子皆不能保矣適來我主不卽答應者以

子敬乃高明之士必能察焉子敬深通古今
善辯是非何故出此言耶一席話問得魯子
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
魯肅爭奈身上甚是不便汝等做箇損人安
己麼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
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吳侯後來周
公瑾要興兵攻荊州又是魯肅當回後來說
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魯肅回話今又不
應前言失其大信魯肅無葬身之地矣肅死

無恨使荊州之民立見塗炭玄德公亦受萬
代之耻笑也願思村焉孔明曰曹操統百萬
虎狼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以爲癩疥之
疾豈懼周郎一小兒乎若如此恐先生面上
不好看我教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爲本
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
理如何肅曰孔明還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
明日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暗弱我主待
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肅教立文書女

德親筆寫成押了字代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玄德公是我主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決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便辭玄德孔明送到船邊與魯肅曰子敬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容准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只要兩家和氣皆賴子敬一語之勞休教曹賊笑話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

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亮之謀也允與借他實是混賴說道取了西川便還知他是幾時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知他誰後誰先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他若不還城池必須連累足下吳侯大怒九族難保魯肅聞言癡呆了半晌將文書擲地下泣曰恐玄德不負於我瑜曰子敬乃誠實篤厚人也劉備是梟雄之輩諸葛

亮乃姦猾之徒恐不似先生之心也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吾恩人想借三千斛之事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跼踖踏踏不安撫指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揭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掛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與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荆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在瑜曰

劉備長妻吳侯有一妹極甚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也我修封申呈敬達吳侯便教人去荆州為媒說劉備未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荆州換了劉備一角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箇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寫了申呈選快舡送魯肅投南徐逕見吳侯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孫權曰若如此何時取得肅曰有

周都督申呈在此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
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此以
不可遂喚一人而至姓呂名範字子衡乃汝
南細陽人也權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
妹欲招此人為婿未結親姻共力破曹以扶
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作閑往荊州一行
闕音伐今人稱說親者云闕闕之家也 範曰主公之命安敢有
違即日收拾船隻帶數箇從人望荊州來却
說玄德自沒了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

孔明開叙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
此乃周瑜之計必是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
後潛聽但有甚話主公都應承了留本人在
驛中安歇別有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
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此降必有見諭範
曰甚近聞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
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中年喪妻人不
幸也肉尚未冷安敢望此範曰人若無妻如
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也吾主人吳侯

有一妹美而大賢甚可以奉箕箒若兩家共
結秦晉之歡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家國
之事並皆全美皇叔勿生疑惑便可一行玄
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得吳侯允
准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已半百之年
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
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
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德播
華夷正所謂淑女以配君子豈可以年齒上

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
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
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
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
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
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
乎孔明大笑曰雖是周瑜之計豈能出諸葛
亮之料乎累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
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失孔明定三條

妙計氣死周瑜其計如何

劉玄德娶孫夫人

却說玄德懷疑未決孔明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吳侯孫權曰吾願將妹招玄德並無異心也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相待之意專候主公去結親事玄德懷疑而不敢往孔明曰吾定了三條妙計非子龍而不可行也遂喚子龍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

三國志

卷之

吳當領此三箇錦囊袋內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吾當應之若不依計而行是背主也子龍曰願聽軍師密旨並不敢違孔明將三箇錦囊與子龍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納上禮物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初玄德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保護大將軍子龍並離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早到南徐州船已傍岸子龍曰臨來時孔明分付三條妙

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必須先開第一箇錦囊觀之依次而行子龍看了喚五百隨行軍上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應喏而去原來國老乃二喬之父平生最直居南徐子龍教玄德先往見之玄德牽羊擔酒置幣刺韜金先來拜見喬國老說呂範爲媒娶孫夫人之事更兼五百軍士上岸入南郡盡說玄德入舍一事城中人盡知吳侯聽知玄德已到便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先

來見吳太夫人稱說且喜太夫人曰老身寡居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夫人曰老身不知此事使人請吳侯問其虛實又使幾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卽日女婿在江邊館驛裏安歇五百隨身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果品皆言做親之事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舍中相待吳夫人聽了一驚少刻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夫人

曾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夫人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禮我為母之道也須教我知道你招劉玄德為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權喫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箇不盡知你到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吾敬來賀喜權曰

非也此是周郎之計欲要取荊州若動刀兵恐生靈塗炭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囚之將荊州付還如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而罵周瑜曰周瑜匹夫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督都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之耻笑此事如何行

得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大罵周
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
親不如招了劉皇叔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
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之豪傑
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了你妹國太曰我
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
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
把女兒嫁他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
言語隨卽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

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
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
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剝爲肉醬權遂喚
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等我下手便出却說
喬國老辭吳夫人歸使人去報玄德言說來
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
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
引五百部從保之隔夜呂範先來約定來日
甘露寺相會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

寺方丈裏坐定孫權一般謀士都到昌範又
來請驛中請玄德是日玄德內披細鎧外穿
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而來趙
雲全裝慣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
先法堂上見了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俗心
中有畏懼之意二人各叙禮畢遂入方丈拜
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乃與喬國老曰真
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

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
劍而入立于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何人也
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
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
也遂賜酒趙雲與玄德曰却纔某於廊下巡
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與
國太玄德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
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故出此也玄德曰廊
下暗伏刀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

權今日玄德與我作婿卽吾之兒女也何故
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
推賈華國太喚問之華默然無語國太喝令
斬之玄德哀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
久居膝下英國老也勸喝放賈華刀斧手皆
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
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禱告曰
若劉備能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劍揮石爲
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不開言訖手起劍落

火光迸濺破石爲兩段忽然孫權後面而言
曰玄德如何而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
不能與國家勦除賊黨心常恨焉今蒙國太
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却纔問天買卦
如破曹興漢砍段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
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與玄德曰吾
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
祝告曰如再取得荊州興旺東吳石爲兩半
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

存二人棄矧相扶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
玄德玄德辭曰劉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
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
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
第一江山

詩 江山雨霽擁青螺 境界無憂樂最多
曰 昔日英雄疑目處 岩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
天忽見波上一乘小船於江面上如登平地

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乎孫
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言語戲吾不慣乘馬
呼左方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
鞭上嶺與玄德曰南人亦能乘馬乎玄德聞
知裸衣一躍跨上馬背飛走下山復上二人
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
駐馬坡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
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
只是哀告喬國老早早畢親免生別事玄德

次日前來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
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
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與汝去見
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
國太盡言玄德恐人謀害急之要回國太怒
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
暫住擇日便教畢親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
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爭鬧累及不安國太
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二公館驛中免得生
事玄德暗喜有護衛在近不懼傷害教日
之內大排筵會孫夫入與玄德結親至晚客
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
論八方有在姓婦皆佩劍懸刀立於兩傍說得
玄德魂不附體

錦囊計趙雲救主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如
麻玄德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
人自幼好觀武事日常令侍婢擊手劍為樂故

房中有之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其心
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復孫夫人曰房中擺
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相
殺卡生尚懼兵器乎盡命去之令侍婢解劍
扶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以甜言美語
啗誘孫夫人夫人歡喜玄德乃以金帛散與
侍婢以負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
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却說孫權老人來
柴桑郡報周瑜、拆書視之書曰我母親力

主已將吾妹聘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
還復何如瑜看畢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
遂修密書就令去人帶回見孫權、拆書看
畢以書示張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
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其富貴今若
以盡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踈遠孔明
閉張各生怨望而自散去荆襄可不戰而自
得也若彼劉備歸北終又是東吳大患子公
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孫權大喜即日修

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富麗請妹
居之又增女樂四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
之物教玄德享用國太只說孫權好意思不
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述全不想回荊州
亦不思孔明之語中了周瑜之計却說趙雲
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
射箭走馬看一年終子龍猛省孔明分付三
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箇住到
年終開第二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

箇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歸此
時歲已將終王公貪戀美色並不見面何不
拆開第二箇錦囊看計而行拆開視之原來
如此神策即日送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
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便
問其故子龍做失驚曰王公深居畫堂不
想荊州耶玄德曰此事如此驚怖子龍曰
今早孔明使人報說曹操要發赤眉應兵之
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

公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子龍曰若
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
晚便好起程遲則悞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
自有道理子龍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
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煩惱
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奉侍二
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
在途卽日使備悒悒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
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

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
既知備安敢瞞過備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
天下人罵備也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
惱夫人曰我已嫁事於君君所去處我願隨
之玄德曰夫人之心怕不如此爭奈國太與
吳虜安肯容夫人去也夫人若可憐劉備暫
時辭別若劉備戰死荆州沙場夫人再不適
與豪傑劉備雖在九泉蒙恩不淺也孫夫人
曰丈夫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耶玄德曰豈不

聞俗語云公子登筵不醉則飽壯士臨陣不
死即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淚下如雨
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我苦苦哀告母
親必須放我與汝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
時吳侯必然阻當孫夫人曰我有一計汝能
從否玄德請問夫人答曰我與你正旦拜賀
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曰若
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了兩箇商議已定
玄德密喚子龍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

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子龍
曰宜想此事勿失軍師之計時建安十五年
春正月初一日也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
德與孫夫人前來拜國太并嫂孫夫人曰
大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
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知
之國太曰此孝道之事豈有不從汝雖不識
舅姑可同汝夫前去一祭足見為婦之禮也
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更不令孫權

知之夫人乘車將帶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
引數十騎跟隨出城與子龍相會五百軍士
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
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
知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
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孫權聽知
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早了
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
潘璋選五百精兵不分星夜務要赶上拿回
三國志卷之五十九

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忿怒轉加將
案上玉石硯棒爲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冲
天之怒我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
焉敢違吾令耶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
毅剛正諸將皆懼旣然肯順刘备必同心而
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敢下手權大怒掣
出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
劍去取吾妹并刘备頭來違令者立斬之
周泰隨後引一千軍馬趕來却說玄德

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箇更
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
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子龍曰
追兵既至如之奈何子龍曰主公先行某願
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
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
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說得玄德舉
止失錯忙勒回馬來問子龍曰前有攔截之
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子龍

曰主公勿憂孔明軍師有二條妙計皆在錦
囊之中已拆了兩箇並皆應驗有第三箇在
此軍師道過危難之時可用今日何不觀之
玄德教取錦囊拆封視之其計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諸葛亮二氣周瑜

原來周瑜恐玄德走透先發人教吳族江邊
關防如無兵符不許擅開船隻先斷了這條
長江水路又差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

要之處割管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
玄德若投旱路必經北道而過當日徐盛丁
奉將軍馬權成陣勢忽然瞭高軍報說前日
塵起必是玄德二將馬上撫掌大笑曰周瑜
督神機妙算果然應口冬執兵器立於陣前
玄德慌問子龍求計子龍將錦囊拆開獻計
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
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
有何言語勿得隱諱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

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之前
程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荆州也奪了荆州必
至殺害備若身歿夫人安能歸平是以夫人
為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益知夫
人有男子之智襟必能憐憫於備也今汝兄
又欲殺害故托荆州有難此是求歸之計人
難捨夫人故同至此汝兄又令人在後追趕
周瑜又使人於前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
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也

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中兵在此等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賊匹夫欲造反耶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非反國之臣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並不是私奔至

此今你兩箇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擄掠掩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的不干我等小將之事乃是周都督的號令孫夫人叱之曰你只怕周瑜何不怕我也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你快回去說與周瑜村夫我夫妻自回荊州去干你甚事我兄吳侯尚自怕我何況周瑜村匹夫哉把周瑜于匹夫罵匹夫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

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各尋思他一萬
年也只是兄妹之兼親娘作主况吳侯是箇
大孝之人怎敢違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
是我等不是不如做箇人情軍中不見玄德
又見子龍怒目睜眉只待斬殺因此四將喏
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
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猶豫
豫主張不定但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
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

答曰早晨過去多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
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
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先教殺他妹後
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柰
何蔣欽曰他終是有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
將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棹快船追之我四將
在岸上趕之無間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
他言語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
潘璋四箇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人

馬離巢桑較遠來到劉卽浦心纔稍寬沿着
江口尋渡一望江水瀰漫並無船隻玄德俛
首沉吟趙雲押車仗在後向前慰之曰主公
在虎口中逃出今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
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默思起在吳繁華之
事不覺悽然淚下玄德令子龍望前哨探船
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
但見軍馬蓋地而來乃嘆曰連日奔走軍臣
困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喊聲漸近眾

人皆欲四散忽見江內傍岸一字兒拋着拖
蓬船二十餘隻子龍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
速下掉過對岸急切追趕不得玄德與孫夫
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一齊上船而去
只見船倉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
公且喜諸葛亮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
皆是荆州水軍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
岸上人而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
傳示周瑜休教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

的船已開的遠了正值順風拽起風帆望上
水盡力使去岸上軍馬迺追襲正行之間
忽然江聲大震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
字旗下周瑜目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
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趕上孔明教
掉解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
程周瑜趕到江邊盡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
盡是步行止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上馬黃
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

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口望見玄德車馬不
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崦
內一彪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
也周瑜舉止失錯急撥馬便走雲長提刀驟
馬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之間左邊黃
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身中
數箭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呼曰
周郎妙計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軍周瑜回
岸上乃是上水軍趕來瑜怒曰可再登岸

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弃何面
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鎗迸裂倒於船上
衆將救之却早不省人事未知性命若何

曹操大宴銅雀臺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
延三人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
下船喪折水軍數多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
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
膿水未乾因此忿怒金鎗迸裂衆將救活開

船逃去孔明教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
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入馬
自歸南徐去報吳侯吳侯不勝大怒要拜移
書爲都督傾國起兵去取荊州周瑜又發書
到教主君與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今曹操
欲報赤壁塵兵之恨但恐孫劉同心因此未
可與兵今立公爲一時之氣若自相吞併曹
必乘虛來攻家國危矣權曰如之奈何顧雍
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

使人勾結劉備矣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是
投操江南何日得安也可使人赴許都表劉
備為荊州牧使曹操知之則怯懼不敢加兵
於東南亦能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矣却暗使
一心腹人以間譖謀臚之計使曹劉如常不
睦方可圖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誰可為使
雍曰有一人乃曹操平生信愛者是在此處
可當遣之平原高唐人也姓華名歆字子魚
權大喜即時寫表令華歆赴許都密囑以間

謀之計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聞知曹操會
群臣於鄴郡慶賀銅雀臺歆親往見却說曹
操自離荊州心中常欲雪赤壁之恨為軍兵
未曾嚴整又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
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大會文武於
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
之臺左名玉龍右名金鳳之臺三臺森聳耳可
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于門萬戶金碧交輝
是日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

珠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於臺下操先觀武
官比試弓箭便命近侍將四川紅錦戰袍一
領掛在垂楊枝上下設一箭彙離百步為界
武官分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外枝將士
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
操傳令曰如有射中紅心者鳴金擊鼓以應
之遂將紅錦戰袍以賞之如射不中者罰水
一盃能射者射之不能射者聽令押陣連問
三聲猶未絕紅袍隊中一人拈弓驟馬而
出

六九

出眾皆視之此少年將軍乃曹丞相外甥之
姪姓曹名休字文烈見充虎豹驍衛衆是曹
休弓馬精熟無不稱賀曹休飛馬往來奔馳
三遭扣上箭搜滿弓弦響箭落正中紅心金
鼓齊鳴操在臺上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左右欲取錦袍與曹休綠袍隊中一騎而出
曰丞相錦袍也今讓俺外人先爭汝宗族中
不宜攪越眾視之乃漢上將文聘也眾官曰
且看文仲業射法聘拈弓縱馬一箭正中紅

心金鼓齊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
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小將軍先射汝何
奪之看我與汝兩箭解箭拽滿雕弓一箭也
中紅心衆皆喟采視之乃曹丞相從弟曹洪
也却欲取袍只見綠袍中又一將而出曰你
三人射中紅心豈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
乃大將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
紅心四枝箭齊的攢在紅心之裏郃曰吾
翻身背射合取錦袍言未畢紅袍隊中又一

將飛馬而出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爲道看吾
二人紅心耶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到
前曰細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淵
喚住馬接弓大呼曰此箭可奪錦袍衆皆
喟采又只見綠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呼
曰留下錦袍還我衆視之乃大將徐晃也晃
曰汝奪紅心何足道哉看吾單取錦袍拈弓
搭箭一箭透柳條射之射斷柳條錦袍墜
下徐晃採取錦袍披於身上往來馳驟一遭

高臺上聲喏曰謝丞相之袍袋皆大驚却纔
勒馬要回猛然臺邊一將躍馬而出大叫曰
你將錦袍那裏去早、留下與我衆皆視之
乃譙國譙人也姓許名楮字仲康飛馬便來
奪袍兩馬相近見便把弓打許楮楮一手接
住弓把徐晃一扯扯離鞍轡晃急棄了弓時
翻身下馬楮亦下馬兩箇揪住一處厮打楮
急使人解開時那領錦袍已扯粉碎楮曰二
人都上臺來晃睜眉怒自楮切齒咬牙皆有

二國志卷十一

相持之意楮笑曰孤特視汝等之勇耳豈惜
一錦袍乎便教諸多將士盡都上臺各賜蜀
錦一匹盡皆依位而坐樂聲競奏不陸單陳
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酢交錯楮大喜曰武
將旣以騎射爲樂足顯威武矣汝文官乃能
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
勝事乎文官皆躬身而言曰領從鈞命互相
獎讓有一人進曰小臣不才願獻銅雀臺詩
章可乎楮大喜乃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王

朗立書七言詩以進之曰

銅雀臺高壯帝畿。水明山秀耀光輝。

詩三千劍珮趨黃道。百萬貔貅現紫微。

日風動繡簾金鳳舞。雲生碧瓦玉龍飛。

君臣慶會休辭醉。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觀畢大喜取玉爵賜酒就以玉爵賞之朗

拜謝訖座上一人進曰老臣亦有俚語敢進

於上乎操曰願聞佳章其人官封東武亭侯

侍中尚書左僕射鍾繇立寫七言八句詩以

進之

銅雀臺高接上天。凝眸覽遍舊山川。

欄杆屈曲留明月。窓戶玲瓏壓紫烟。

漢祖歌風空繫築。楚王戲馬謾加鞭。

主人盛德齊堯舜。願樂昇平萬萬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佳作過譽太甚矣操遂賞

鍾繇而對衆文武曰孤本愚庸始舉孝廉聊

立微名於世耳後值天下大亂故以病回鄉

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秋夏讀書春冬

三國志卷十一

七

射獵爲二十年之計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任
耳然不能如意朝廷徵孤爲典軍校尉遂更
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
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使不辱於祖
宗此平生碩足矣遭董卓之難與舉義兵因
黃巾之亂勦降萬餘人討擊玄術擒其四將
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後定劉表遠乎天下身
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如國家無
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有一

等人稱孤強盛任重權高妾相村度言孤有
篡位之心此言大亂之道也齊桓公晉文公
所以垂權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
事周室也孔子云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爲至德也已矣夫能
以大事小此言耿々在心又讀樂毅傳樂毅
昔日辭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垂泣對
曰臣事燕王猶事大王寧死不爲非義之事
孤又觀蒙恬傳昔日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

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德於秦三世矣今臣手
下精兵三十萬足能背叛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君之恩也孤讀
此二人之書素嘗不愴然流涕也孤安有篡
逆之心哉此言皆肝鬪之要也所以勤懇
懇叙心腹者見周公金縢之書以自明恐
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何爾委指所與兵衆以
環執事歸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也
河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害也既爲子孫計

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貴禍也汝諸文武必不知孤心也衆皆起拜
曰雖周公伊尹不及丞相耳曹操連飲數盃
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孤欲作銅雀臺
賦耳拂箋寫云吾獨步於高臺俯視萬里之
山河此無一句便有旁曹操剛落筆止爲了
兩句忽有人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荆
州牧今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大半已屬
劉備矣操聞之手腳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

丞相在萬軍之中失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
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以驚耶操曰劉備人
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
入於大海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
華歆來意否操曰未也昱曰孫權本忌劉備
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也今權故
令華歆入國為使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
之望耳操曰如之奈何昱曰某有一計使孫
劉自相吞併丞相於中一擊而可得也操問
其計未知若何

諸葛亮三氣周瑜

曹操聞之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倚仗
者周瑜也丞相就奏表周瑜為南郡太守程
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
與劉備為讎敵矣乘其相併却作良圖操曰
仲德之言正合孫意當日召華歆上臺重加
賞賜封為大理少卿即日頒詔加周瑜為總
南郡太守程普江夏太守文武盡醉筵散操

回許都使命逕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其職
周瑜自領南郡更思向日之讎如何不報遂
上疏與吳侯令魯肅去取荊州孫權喚肅曰
當日汝保荊州來今日劉備又是我妹夫遷
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
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
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取之遂辭下船
投荊州而來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
糧草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有歸之忽報魯

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
昨者孫權素主公爲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
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是令俺自相吞
併之意也他使兩處興兵於中便來取事今
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又要奪
荊州之計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魯肅
提起荊州之事主公放聲大哭將自哭到悲
切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遠接魯肅來
到堂前謙讓坐次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

女婿卽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如何
太謙只念舊交讓魯肅坐於側茶罷肅開言
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自借
許多時了未蒙見還今日既然結了親眷合
宜交付最好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大驚曰
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風
後出曰諸葛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哭的緣
故麼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
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時便還仔

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兄弟一般都是
漢朝骨肉若要與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
人呼罵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
還時於舅之面上不好看事實難因之淚
出痛腸只得慟哭孔明設罷能舉動玄德
直箇搥胸頓足放聲而哭魯肅起身勸曰皇
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
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
節報告尊親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

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
得不從乎望子敬試爲之魯肅是箇寬仁長
者見玄德哀痛至甚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
謝宴畢送魯肅下船遲到柴桑見了周瑜盡
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
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尤
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
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計子敬便當一
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

再去荆州對劉備說既然吳侯結爲親眷便
是一家若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發馬起軍
去取取得西川時以爲嫁資却把荆州交還
東吳此計如何肅曰西川遙遠取之非易都
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
道我直箇去取西川與他非也只以此爲名
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
收用務過荆州劉備必然勞軍就財他素要

之禍魯肅拜辭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
議孔明曰必是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
瑜商量了計又來但說的話主人只看我點
頭滿口應承計會已定肅曰吳侯甚讚皇叔
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發馬替皇叔收川
取了西川却換荊州想念愛親之故以此馬
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此錢糧孔明聽
作點頭曰非親不解其腦難得吳侯好心玄
德拱手稱謝曰此皆是子敬之贈一言稱謝

雞盡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搗勞魯
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
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
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虜
之計也虛名收川實來取荊州也等主公出
城勞軍乘勢擊下便就殺入城來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
寬心便收拾高弩以擣猛虎安排香餌以釣
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了也九分無氣

喚趙雲聽了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擺布
玄德大喜自作準備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
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
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訴稟吳侯
差人交割城子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
時箭瘡渴了白痴膿水無出身軀無事調遣
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凌統呂
蒙爲後隊水陸進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
自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水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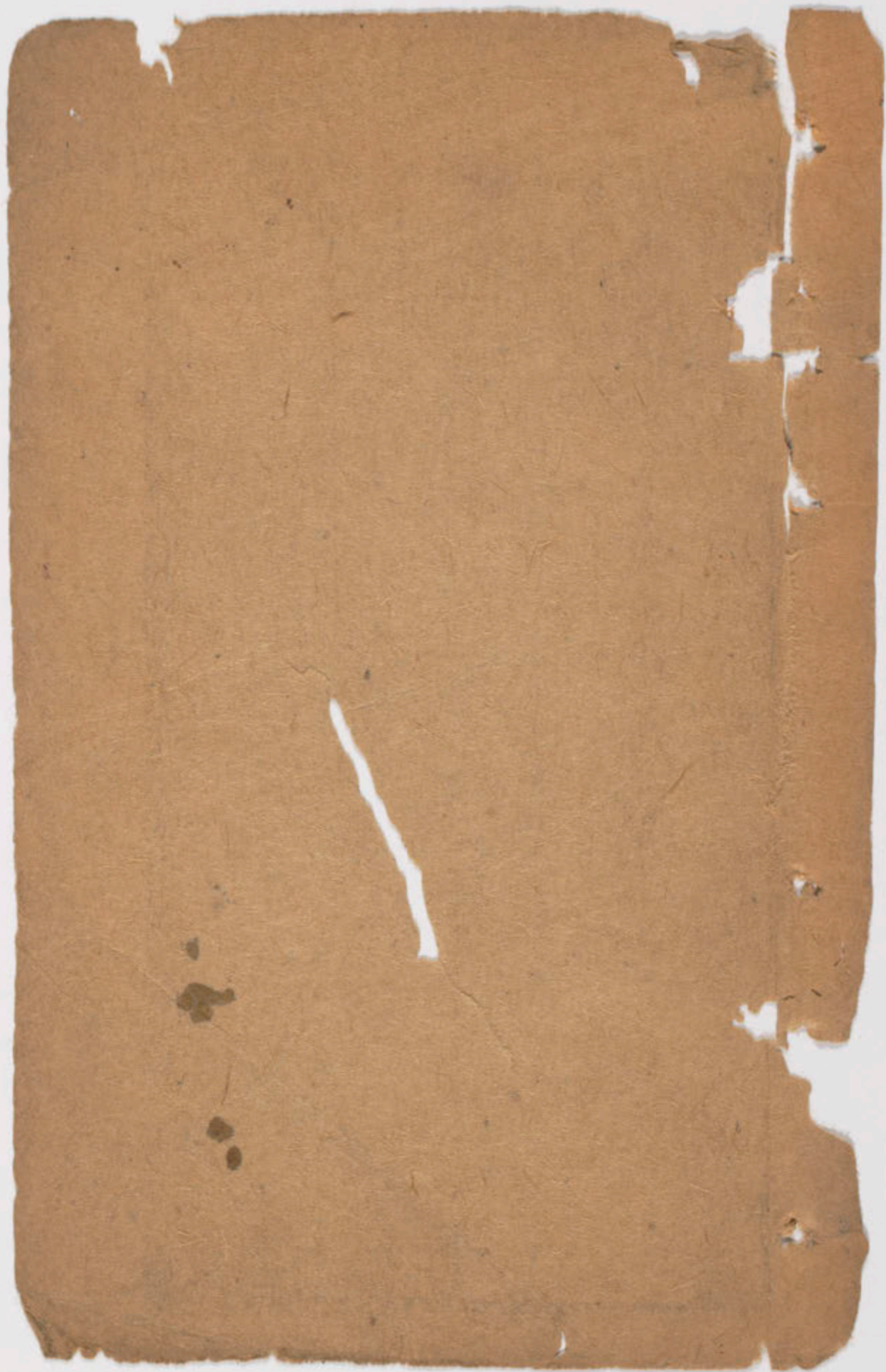
萬五千八道運道發前軍至夏口周瑜問前
面有遠接之人否人報皇叔使糜竺來見都
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
下應付錢糧陸續起運瑜曰皇叔何在竺曰
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
家之事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
先回戰船密在江上依次而進看至
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在
那軍中越上船隻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

上靜蕩、的哨探的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
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周瑜教船傍岸。瑜上
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般兒軍官皆
上馬隨行。虎賁千餘人遙望荆州來到城
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前軍叫門城中
守門將軍問曰：是誰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
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梆子響，白旗倒處兩面
紅旗便起。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
趙子龍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

汝主取西川，何相問耶？子龍答曰：孔明軍師
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
主公有言：孤乃漢朝皇叔，安忍背義而取川
乎？若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
天下也。周瑜聞知，勒馬便回。一人打令字旗
於馬前，報曰：左右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
關羽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_音歸殺來，黃忠
從公安小路殺來，魏延從_音彝陵小路殺來。
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

里言要捉周瑜之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
裂墜於馬下未知性命如何

十一卷終



葛瑾老小虛監在府。先使人報知。孫權即修書打發諸葛瑾望西川進發。不數日早到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取荊州之計也。玄德曰。何以吞之。孔明曰。如此如此。分付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了。瑾放聲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不還荊州乎。因亮之故。就下兄長老小。兄休憂慮。弟自有計。

還荆州便了。瑾大喜，即引見玄德，呈上吳侯書。玄德看了，原來是吳侯要取荆州。本是要還，奈將我夫人潛地取去，彼既無情，太薄我，有何面目如要廝殺？盡起兵來。昔在荆州尚不懼汝分毫，何況吾今日有西川帶甲數十萬糧可支二十年不竭，吾欲下汝江南，汝今尚復取荆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之老小，如若不還，皆遭誅矣。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憐兄弟之情，玄德再三深

恨。徐徐曰：既是如此，看軍師面分荆州一半還吳，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主公既是如此，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善言求之。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事宜仔細。瑾求書畢，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還到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望將軍先交割三郡，令瑾好回見吾主。雲長變色而怒，曰：吾與兄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共興漢室。兄既以荆州與我，復

今東吳亂之。此何理也。這幾郡大漢疆域。豈
得妄以寸土與人。瑾曰。今吳侯執下老小。不
還必誅雲長曰。此是吳侯謫婦詐。如何騙得
我過。瑾曰。將軍今何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
曰。休得再言。此劍更無面目。關平慌告曰。軍
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
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矣。瑾滿面羞慚。急
急慌慌。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
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

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說之。子瑜可暫回
容吾商議去。取東川漢中諸郡。却調雲長守
之。那時交付荆州。瑾求玄德書歸吳。來見吳
侯。說雲長阻住不肯交還。吳侯看書大怒曰。
子瑜此去。反與我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
瑾曰。尚哭告玄德說將三郡先還。吳
侯曰。召諸將曰。今劉備借吾土地。混賴不還。
俄延歲月。既然劉備有分三郡之言。可差官
員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諸

葛瑾瓦老小歸家。却說三郡發去官吏盡滅。逐回告吳侯曰：關雲長不肯相容，俱各趕逐。回吳遲後者，必戮孫權。大怒喚魯肅，叱之曰：汝當初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此何理也？肅曰：今有一計，乃屯兵於陸口，釋義陸口地名今屬武昌府使人請關某赴會。如肯來以善言說之，倘若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此計商議已定。今特告知主公。孫權曰：甚合

吾意，可即行之。階下一人進曰：不可。關雲長乃熊虎之將，非等閑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進言者乃闕澤也。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速行之？魯肅遂辭吳侯，屯兵於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會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脩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說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來見雲長。雲長拆書視之，書曰：

辱友魯肅頓首致書於漢壽亭侯麾下奉

別久矣。瞻拜無由。今暫屯陸口。欲邀車馬。於臨江亭一會。以訴渴仰之懷。雖然。各事其主。決無異外之心。專望來臨。幸勿見阻。感。

關雲長看畢。與宋人曰。既子敬請來。日赴宴。汝先報知。使者拜辭。先回。關平曰。魯肅相邀。必有惡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咲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說吾當任。不還荊州。故責魯肅。屯兵陸口。相邀赴會。索音我荆

州。吾若不往。道吾怯耳。吾來日獨駕小舟。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乎。又諫曰。父親不可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群鼠乎。馬良聞之。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於中事恐不容不生狼心耳。將軍不可輕往。恐悔之不及。雲長曰。昔春秋時。趙國聞音相如。如無縛鷄之力。於滬

進會一觀秦國君臣有如無物何况吾曾學
萬人之敵既以許諾不去失信良日縱將軍
去亦可堆備雲長日只教吾兒關平選快船
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侯看吾認旗
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去了却說使回報魯
肅說雲長慨然應允約束日堆到肅與呂蒙
商議此來若何蒙日必然帶軍馬來也若有
人馬來來某與甘寧各領一軍伏於岸側放
砲爲號堆備廝殺如無軍來於厓後埋伏刀
三國志卷十四

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
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
黑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搖
顯出隻白一箇大閘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
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
九箇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侍
從遠立淮周倉在側肅接入亭內敘禮畢舉
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
肅日有一言訴與君侯幸聽察焉昔日令兄

使肅於吳侯之前以通往來借其荊州至今
並無歸還之意其理莫不失信乎雲長曰此
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國家區區江
東本以上地相借者爲君侯等軍敗遠來無
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
割三郡君又不從命此君侯之失信於天下
也君侯幼讀儒書五常之道仁義礼智皆全
惟欠信耳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
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而

三國志

卷十四

七

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豫州
同敗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志勢權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吾王上於愍
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
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
願音好今已籍於西川矣又欲剪併荊州之
士斯益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
乎肅聞貪而背義必爲禍階願君侯明處之
雲長曰此皆吾兄左將軍之事非某所宜預

也肅曰某聞昔日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左將
掌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雲長不之荅周倉
厲聲而言曰天上地下惟有德者居之豈但
是汝東吳之有耶雲長容色奪周倉所捧大
刀立於亭中曰此乃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
以目視之倉會其意先來岸口把紅旗一招
關平缸如箭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
左手扯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
非問是非醉後不堪回荅恐傷故舊之情他

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同到舟中魯肅東
不附体被雲長將至江下呂蒙甘寧見對江
又有船來二將各引本部軍一齊要出雲長
當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杖殺伏皇后

呂蒙甘寧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被
所傷不敢動手雲長到船邊却縱放手早立
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呆船已乘風而
去宋賢讀史見單刀會之事作詩替白

藐視東吳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鼓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淪池。

又詩讚曰

東吳赴會單刀往。還足搖地軸。手撼天關。鴻門小可淪池等。開關公之名威震江山。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柰何。蒙曰。一面申報吳侯起兵。與雲長一戰。有何不可。肅即時使人申報。係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

三國志卷十四

九

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曰。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肥濡湏。以拒曹操。却說曹操將欲起程。南軍參軍傅幹字彥材。此地人。上書以諫。操書曰。

幹伏聞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道。洛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勝。易以德懷。愚以爲且按甲籍兵。自心軍。養
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
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
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威震
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下無思不
服。今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若賊負
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青交無所用
其權。則天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
公恩虞舜舞干戚之義。至威養德。以道制
勝。則國家之幸也。願鈞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興設學校。王粲杜襲衛
凱和洽四意侍中。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
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進
爵諸侯。改授金璽。位已極矣。今又進升王位。
於理不可。曹操聞之大怒曰。此人又欲效荀
彧耶。荀攸知之。當年十月。卧病不起。十數日
內身亡。後有詩曰。

漢末荀公達。當時號大賢。知能遇甯武德。

可謂類淵功振三分國才成十二篇曹本
曾下拜聲蹟尚昭然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苟令君
之仁苟君師之智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
舉賢行無諂強謀能應机孟軻稱五百年
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其苟令君乎太
祖謂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君師之
去惡不去不止

荀攸七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帝與伏后共坐伏后見
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
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
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文武聽
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相輔則厚不爾
垂恩相捨釋義此言若不輔見則可憐操目
視天子作威而出諫議郎趙儼見曹操出乃
入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篡
主也帝與伏后大哭早有人報知曹操之大

怒使武士直入禁宮擒出趙儼腰斬於市帝聞之大驚與伏后商議后曰子董之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恨未能也子董親脩書一封與父早圖之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害恐又漏泄吾與汝皆休矣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子董於宦之內求之近得一人抱忠義之節有除操之心可告此人令寄此書帝問何人后曰非穆順不可即時召順入屏後追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

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晚欲謀天下左右之人皆操心腹朕夫妻將欲垂命無可訴及欲卿將此書與后父伏完令密圖之順泣曰臣感陛下知遇大恩敢不以死補報臣即請行帝與了書穆順藏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上將書呈完完見女親筆乃與穆順曰吾料朝廷衆人無敢近曹賊除非江東孫權西蜀劉備得此一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穆順曰

皇太后可作數字回與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
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保民救主伏完玃紙
寫書付順於頭髻內深藏順辭完回宮原
來早有人報知曹操先於宮門內等候穆
順回正走到面前操問那裏去來順吞口皇
后心腹病命去求醫操曰醫人何在順曰急
未尋見操喝左右遍搜無物臨欲放行忽然
風吹落宮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
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曰頭上必有消息親

自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意欲結連孫劉
爲外應事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
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
宅老幼並皆擧下於房內搜出伏后親筆之
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赴獄中平明使御林
將軍郝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
在外殿見郝慮帶甲兵三百直入帝問曰來
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
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

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
後椒房門內夾壁中藏之少刻尚書令華歆
又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
宮人皆指云藏匿房中歆教甲兵圍住親自
推戶不開華歆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
在壁中即時掣刀割開伏后大叫歆自下手
揪頭髮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之曰汝
自見魏公分訖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
而出至外殿前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

歆叱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大哭曰不能復
相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早士前推
後擁伏后而出帝望見捷胸大慟見郗慮在
傍帝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
慮令左右人扶帝入宮華歆拿伏后見操
罵曰吾以誠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
不殺汝必殺我嗚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
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醜也食之即殺殺
之當晚將伏完楊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

于中朝之人無不恐懼時建安十九年十

一月也

考記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處

後人有詩嘆曰

獻帝當時何太懦曹瞞得志弄威權伏完
輔國夷三族穆順傳書喪九泉皇后橫亡
冤杏、儲君旣死恨綿、華歆郗慮兇曹
輩同惡相滋逆上天

又靜軒詩曰

報國忠臣多橫死欺君賊子盡偷生試看

今古興亡事天道如何也不平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

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

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

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

貴人爲正官皇后群下莫敢有言大事已定

曹操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

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

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

入府中見操、帶酒睡着許褚仗劍立於堂

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任曹仁大怒曰
吾乃征南重臣曹氏宗室汝何敢無禮耶許
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
見充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
之怒出曰吾之虎將所見甚明弟勿怪之曹
仁嘆曰忠烈之士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
議征伐惇曰吳蜀惡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
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
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勝負如何且聽下回
三國志卷十四
十六

分解

曹操漢中破張魯

曹操時征西軍士分爲三隊前部先鋒夏侯
淵張郃中間操與諸將後隊曹仁夏侯惇押
運糧草北及起程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
魯與弟張衛商議破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
無如陽平關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箇寨柵
迎敵曹兵先在漢寧盡揆糧草應付魯遣大
將楊昂楊任掌管兵馬以助其弟即日起程

軍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已
到聞知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十五里下寨
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
楊昂楊仁兩路兵殺來劫寨張郃夏侯淵急
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追見曹
操大怒曰汝一人行軍計多年豈不知兵
若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做準備欲斬
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
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操恐

有伏兵再引兵回寨見高山茂林無數曹操
與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必不
起兵來許褚曰事已至此主公不可自憚次
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共三匹馬來
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
寨柵操揚鞭遙指與二將曰如此堅固懇切
難下忽背後一聲喊起前如雨滾操大驚楊
昂楊仁分兩路殺來許褚曰吾當賊兵公明
善保主公許褚縱馬向前二將雙至不能當

許褚之勇殺退二將其餘不敢向前背後徐
晃保着曹操三匹馬從萬軍中殺出來前面
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
喊聲故引數千騎殺將入來殺退楊昂楊任
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兩邊相拒五十
餘日各不相攻曹操傳令追軍賈詡曰賊勢
未見強弱主公何自追焉操曰吾料賊兵每
日隄備急難取勝吾追軍馬爲名賊必懈怠
却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

三國志卷之十四

十八

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
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
大軍盡夜寨起楊昂聽得曹兵追請楊任商
議今操追兵可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
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汝不住吾當
自往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起五寨軍馬前
進是日大霧迷漫對面皆不相見楊昂軍士
至半路扎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
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使人

馬行動誤走到楊昂寨前寨內有些小守寨
軍士听得馬蹄响只道是楊昂兵回納之軍
馬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
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楊任比及霧散來
探消息五寨一齊火着楊任領兵來救與夏
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
路望漢寧包州而逃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
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子背後操大隊軍馬
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昂欲突陣而出正

撞着張郃兩箇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
湯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言
已失半夜棄關奔南鄭包州去訖曹操遂得
陽平關并諸寨張衛楊任來見張魯衛曰二
將失了隘口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
諫楊昂休追曹兵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
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該斬魯
兀了軍令狀楊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
却說夏侯淵勸曹操追軍操曰令一軍前去

哨路即時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
來正迎着楊任西軍擺開任遣首將昌奇出
馬與淵交鋒戰不到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
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
勝負淵旋回馬走任追趕來被淵一刀斬楊
任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已知淵斬了
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
武商議關圍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
將魯問是誰圍曰南安桓桓音道人也姓龐名
德字令明昨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收西
川龐德卧病不曾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
令此人去張魯即時賞勞了便點一萬軍馬
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
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能曠付
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
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之汝等皆與緩聞使
其力乏擒之諸將得令張郃先出戰了數合
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

合也退了臨後許褚出戰五十合方是龐德
力戰四將並無惧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
好武藝曹操心中深喜與衆商議如何得此
人投降曹誦曰某聞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
松其人極貪賄賂暗以金帛送之必使龐德
疎矣操曰何由得入南郡誦曰來日交鋒許
敗佯輸將龐德引數十里遠夤夜却去劫寨
龐德必進入城中却選一能言者扮作步軍
雜在陣中使得入城操聽其計喚一軍士能

幹此事此時重賞付與金槍心甲一副被在
貼肉却穿漢中軍士號衣於半路上等候以
口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
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
盡退龐德却奪了曹寨柵見於內報車極
多申報張魯大喜當夜三更左側三路吹
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一路
來劫寨龐德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
三路共追襲到城下龐德喚開門一擁入城

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
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故使某送金甲爲
信更有密書松見了大喜問丞相今欲如何
細作曰若踈遠龐德事即請美松曰放心某
自有良策報答丞相楊松連夜入見張魯說
龐德受了曹操金珠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
龐德責罵欲斬之關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
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
城龐德引兵衝出曹操令許褚出戰褚詐敗

龐德趕來曹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分明
何不早降龐德尋思罕住曹操抵一千員上
將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
跌將下來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
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令
龐德投降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
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
報張魯龐德與曹操並馬而行魯信楊松之
言爲實次日曹操二高豎立雲梯飛砲攻打

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
盡燒倉庫城廓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矣楊
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
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
得違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實貨倉庫國家之
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
家老小開南門而出曹操教休趕遂入南鄭
報說張魯封閉庫藏之意曹操甚是憐之遂
差人往巴中說之張魯欲降其弟張衛不肯

楊松密書使人報曹操教使進兵曹操親自
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張衛出迎與操兵相
敵被許褚斬之敗軍回報張魯亡欲堅守楊
松曰今若不出必遭大禍某守城王公當決
一死戰必然勝矣關圓諫休出魯不听親自
出陣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走背後曹
兵趕來張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聞張魯無
出路回馬之時曹操自叫早下馬受降張魯
乃下馬投拜曹操大喜念張魯封倉庫之

心重重相待曹操封張魯爲鎮南將軍關圃
等封爲列侯者五人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
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
松賣主求榮卽當斬之於市曹教衆人悉知
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揔是空家未
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
力虜劉璋蜀人未曾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

益州震動可速進兵臨之勢必瓦解矣聖人
云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曹操嘆曰人若
不知是旣得隴復望蜀也劉曄諸進曰劉備
乃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破漢中蜀中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
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文有諸
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武有關張趙雲馬超
黃忠魏延等勇冠三軍而爲將號曰五虎蜀
民既定據守關隘魏兵不可犯矣今若不取

必有後患曹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
遂按兵不動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
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譙恐但
有風吹草動老幼不寧往往報知玄德玄德
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
德問諸葛亮其計如何

張遼大戰逍遙津

孔明曰曹操軍屯合肥獨拒孫權也今遣舌
辯之士分三郡還吳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
三國志卷十四

十五

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回矣玄德問誰
可爲使一人進曰某願往乃伊籍也玄德喜
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入吳先到荆州說與雲
長可於江夏長沙桂陽以東屬孫權然後入
吳到秣陵來見吳侯先通了姓名仍召伊籍
入籍見孫權升堂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爲何
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江夏桂陽二郡
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荆
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爭奈被曹操襲取東

川使關將軍無安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
侯起兵攻之曹操必掣兵回吾主若取了東
川卽還荆川全土也君侯疑而不行曹操必
南征此時恐措手不及權曰汝且歸館舍容
吾商議伊籍退回權問於衆張昭曰此是劉
琦恐操亂西川故行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曹
操有漢中果勢取合淝亦是上計顧雍所見
皆同因此令伊籍回報西下起兵攻操籍辭
遂行孫權令魯肅收納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三國志卷之十一

十六

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取餘杭統
統回且說三軍皆起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
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
釋義皖音還上地名大開稻田納穀於合
淝以充軍食今可先取皖城然後兵出合淝
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
特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
盛爲中軍那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
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還投皖城皖城太守

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自守城池堅閉不出
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亂箭射下直射到孫
權麾蓋幾中弩箭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玆
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築起土堆而攻之徐
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
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
可圖也只來日某須要得城權問其謀蒙曰
今南軍初到可乘此時以三軍銳氣四面夾
攻乎明進兵午未可下權從之次日五更飯

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戰士多傷甘寧
手執鐵鍊肩矢石而上朱光急弓弩以射之
甘寧搦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
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降者數
萬人得了皖城方統辰時張遼引兵至半路
哨軍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肥孫權
入城賞軍已罷人報凌統也到權慰勞了呂
蒙得賞作宴管待諸將時甘寧身穿吳侯所
賜錦袍坐於筵上呂蒙稱其功劳酒至半酣

凌統想起殺父之仇又見甘寧誇耀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日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便會其意推開果卓起身於左右內捨兩枝戟雙臂挾定縱步而出日看吾筵前使戟呂蒙會意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日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破步便舞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自與甘寧凌統二人和解二人方纔放下軍器權

日吾常言二人休念舊仇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勸之方息至次日起兵進取合肥三軍盡發却說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忽報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犯合肥薛悌教張遼開匣上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衆將軍守護勿得與戰張遼將教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日將軍雅意若何張遼日主公遠征

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以發兵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李興素與張遼不睦興默然不答衆迫曰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汝等皆是私意以廢王事吾今自出戰決一死敵便教左右人備馬李興慨然而起曰此國家大事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從將軍指使張遼大喜日旣晏成公釋義變音萬晏成肯相補助來日可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

先斷小帥橋吉與衆文譙擊之釋義譙音譙李興自去點兵埋伏却說孫權軍至合肥相近遂傳令曰兵貴神速不宜久遲呂蒙甘寧當先便進凌統隨吾爲次諸軍陸續進發却說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衆進相迎甘寧出與衆進交鋒戰不數合衆進詐敗而走甘寧召呂蒙引軍趕去却說孫權第一隊听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砲响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興一軍殺來

驚得孫權手足無措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
救之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只有三百餘
騎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
師橋言未畢張遼當先二千餘騎箭如雨發
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南已拆夾餘
並無一片板孫權大驚親近牙將谷利大呼
曰主公可約馬退後些再放馬向前跳孫權
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孫權縱馬加鞭那馬
一跳飛過橋南史官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孫權敗合淝退後
着鞭馳駿騎逍遙岸上玉龍飛

又詩曰

吳侯縱轡躍江鞍凌統甘寧惡戰酣身透
重圍衝鉄騎從茲聲價滿江南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
利再殺入重圍與張遼鏖戰甘寧隨後截住
李典廝殺呂蒙截住樂進廝殺是日吳兵折
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獨統

得脫身殺到橋邊橋已拆斷凌統身中數鎗
透河而走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
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逃過河南這一
陣殺得江南小兒皆怕聞張遼大名不敢夜
啼有詩曰

號殺江南衆小兒張遼名字透深閨
纔聞乳母低聲說夜靜更闌不敢啼
考証張

遼語

衆將保護孫權還營吳軍死者不知其數孫

三國志卷十四

卅一

權心驚不定衆將曰至尊乃萬民之主也當
以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驚若無天地護佑
幾喪性命願人主以此爲終身之戒孫權亦
泣曰孤今大慙謹以刺心非但書紳也權
乃重賞凌統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
陸並進一而差人江南再起人馬張遼與衆
將商議逍遙津雖贏了孫權今在濡須計議
水陸並進報仇此間軍少報知丞相早添兵
來救護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與魏王操同

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
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敵吳
兵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留夏侯淵守漢
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岩當渠山隘
口連夜拔寨起兵號四十萬殺奔濡湏塢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甘寧百騎劫曹營

却說孫權在濡湏口收拾軍馬有人來報曹
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

三國志卷十四

卅二

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
舡在濡湏口埋伏停泊令武士帶領人馬往
來於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湏得
一人先挫其銳氣權聚衆曰曹操遠來誰敢
當先破敵以挫操兵銳氣凌統出口吾願往
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寧曰只
帶百騎破敵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
爭競起來權曰先教凌統帶三千人馬出濡
湏去哨曹兵甘寧第二凌統領三千人馬出

離濡須塢塵灰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
統交鋒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
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時告曰
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
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調撥帳下一百精銳
馬軍又給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
甘寧領命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
銀碗寧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
寨請諸公滿飲各宜努力各人面面相覷不

曉其意甘寧見有難色乃拔劍在手大怒言
曰我爲上將不惜其命尚且要去汝乃小人
焉敢惜乎一百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
效死力眼將軍去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
食已盡約有二更時候取白鷺翎一百根折
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到於曹操寨邊拔
開鹿角馬上敲鑼擊鼓殺入寨中逕奔中軍
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
不斷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

騎在馬上謔呼往來敲鑼擊鼓在於中軍衝
突營中人馬驚慌自家相殺各寨攘亂那甘
寧百騎一營內縱橫馳驟逢者便殺各營鼓
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南門殺出無
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軍來接應甘寧
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
後人有詩

鞞音鼓聲喧震地來雄師到處鬼神哀百
翎直貫曹公寨盡說甘寧虎將才釋義此

名爲百
翎貫寨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
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萬歲歡聲大震
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孫權扶起權
携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以驚駭老賊也非孤
相拾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利刀百口
甘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封甘寧爲平虜
將軍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釋
儀興霸甘字足以相敵也次日張遼引兵搦戰

凌統見甘寧有功告曰統願往領兵五千
肅項權自上馬臨陣左有甘寧右有凌統三
疋馬立於門旗之下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
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陣搦戰
張遼使樂進出馬與凌統交鋒到五十合木
分勝負曹操听得親自策馬到門旗下看操
令曹休放冷箭射凌統坐下馬曹休閃在張
遼背後關弓一箭正中凌統馬胸催那馬直
望起來把凌統掀在地上樂進持鎗來刺鎗
三國志卷十四
州五
還未到只听得弓弦响處一箭射中樂進面
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時回營張遼
兵退回營中自去醫治樂進凌統回營中拜
謝吳侯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頓首
拜寧曰不想兄長如此施恩寧曰主公令我
仇將恩報今稍報公萬分之一也凌統自此
與甘寧結爲生死之交別頸之交誓以生死
相救有詩曰

結下冤讐因鳳毛解酌恩義在龍膺陣前

一箭成功處從此翻爲劔刃交

二將自此再不爲惡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自到帳中詔治傳令催遣人馬衝陣當先曹操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一路左一路張遼左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右二路龐德每一路各一萬人馬前來與孫權戰平踏到江邊解鞍飲馬時孫權手下董襲徐盛二將在五樓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異色徐盛大怒曰食君之祿命懸君手何懼

群賊哉遂揮馬下小船飛奔江邊火急上馬引數百人殺人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以助其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驚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軍士叫曰船將沉溺快請將軍速下船來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去之再言者斬卽殺下船軍士十餘人風急船覆董襲死於江口水中心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如飛沙走石互

相殺傷却說陳武所得江邊斬殺引一軍來
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
听得曹兵殺到江邊自引本部軍前來助戰
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撓做一團斬殺孫權
引兵來救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
心曹操在高阜處看見周圍困住孫權權手
下兩員將捨身死戰操曰何人敢去衝開孫
權手足而擒之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乃許
都也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

向段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見無孫
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
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主公受圍周泰
挺身殺人尋見孫權泰曰主公何不隨泰出
戰陣孫權跟周泰殺出泰到江邊回頭又不
見孫權出第三次又尋見孫權曰弓弩齊
發不能得出重圍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后可
以出圍周泰橫身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
重鎗收得孫權來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

布在江邊前來救得孫權下船權曰吾虧周
泰三番救解得脫虎口徐盛在核心如何得
脫周泰曰吾再救出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陣
去軍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
亂箭射在岸上兵都救二將等下船却說陳
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
山峪隘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
樹抵住袍袖不能迎敵因此被龐德手起一
刀斬之曹操見孫權走脫自策馬驅兵趕到

江邊對射呂蒙箭尽正慌迫間忽對江一宗
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吳郡吳人也小伯
王孫策女婿姓陸名遜字伯言自引十萬兵
到一陣射退操兵乘勢登岸追殺曹操復奪
戰馬數千是曹兵傷者不記其數曹兵大敗
而回因此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又
知董襲沉江而死哀痛至切情感三軍令人
水中尋見屍首皆厚葬之後史官讚董襲有

詩曰

憶昔征黃祖全憑董襲功飛身臨戰艦揮
刃斷長虹圖寫丹青上遊竟雪浪中濡瀆
舡破裂流血滿江東

右補讀陳武詩曰

寬厚施仁德鄉閭盡感恩功勲標史記名
姓駕麒麟陣死兒孫顯身亡噐宇存至今
江上塚誰不吊英魂

又靜軒有詩嘆陳武曰

鏖戰曹兵血刃紅殺身報國尽孤忠將軍

一死雖常事比義捐生萬載功

兩軍戰罷各守營寨孫權得周泰救濟之功
營中作一宴謝之孫權把盞至周泰面前撫
其臂淚流滿面曰卿爲吾弟兄戰如熊虎不
惜性命被鎗數十層如刺蝟亦何心不待
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
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威平意快
爲之勿以寒門而自退也言罷令周泰解衣
與衆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刻盤根徧体

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即言戰鬪之所一處傷令吃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顯耀之其餘中臣皆賞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張昭願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操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便乃從之令孫權先徹人馬去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兵

上船回還秣陵操命張遼曹仁屯合淝操班師還許昌群下衆官皆議立曹公為魏王營建王官群下一人高声大叫不可未知其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魏王官左慈擲盃

建安二十一年歲在丙申操自合淝還都侍中王粲上詩頌德群下皆賀其頌曰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
得久勞師相國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

滅獯鬻虜再舉服羗夷西收邊地賊忽若
俯之遺陳賞越山岳酒肉踰川抵軍中多
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遠空出有餘
資拓音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
城所願復無違

曹操看之大喜遂議進爵為王尚書崔琰力
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崔琰大
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有與崔
琰不和者告知曹操操大怒捉崔琰下獄問

之崔琰虎目虬鬚只是大罵曹操篡漢奸
賊廷尉告白曹操操令殺崔琰在獄中後有

詩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鬚虎目鐵石心腸
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夏五月群下奏知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
天際地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宜進爵為王
獻帝令鐘繇草詔冊立曹操為魏王詔曰
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于褒

崇元勲建立功德光啓民姓延於子孫庶
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崩葉
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
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
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
世成平臣主無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
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
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
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時唯恐溺入於難

三國志

卷十四

四二

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
奮身震訊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
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邁稷禹
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
以昔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
慮君之固辭故旦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
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蹟韓遂宋建南結
巴蜀群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蟻
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

之役親擐音甲冑深入阻險芟音夷蝥音蟊賊殄其兇醜蕩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石樹功文武之興旦奭音作輔音一祖威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錫士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汝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為魏王使音婚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醴玄土之礼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

三國志卷十四

山三

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冊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蹟以揚我祖宗之休命勿復固辭

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

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戴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

仰嘆俯思其對豈有若啓者哉朕惟古人
之功羨之如彼君忠勤之績羨之如此是
以每將錢符折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
志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
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樽
節勿復固辭

曹操既受王爵冕十二旒乘金銀車駕六馬
用天子車服儀塞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
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

三國志卷十四

四四

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沒於皖城卞氏所生四
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日植四曰熊於是出丁
夫人而立卞氏爲正宮第三子曹植字子建
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曹植爲後嗣丕心
怪之乃問中大夫賈詡之教如此如此但凡
操親出征諸子送行曹植止是稱述功德發
言成章左右皆欽仰操甚喜之至于曹丕拜
父只是涕泣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
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不使人買告近侍皆言

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
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
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有何所思
詡對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就
立五官中郎將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
宮成差人往各處取果木珍奇之物使人入
吳地往福建取荔枝龍眼温州取柑子各處
不說且一行人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
令旨要往温州取柑子那時吳侯正尊讓魏

王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担星
夜送往鄴郡至中途脚夫正挑担而行中人
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
白藤冠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礼言曰你等挑
担生受貧道都替你挑一肩每担各挑五里
但是先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衆人皆疑先
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
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
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相人至

新郡呈上柑子操親剖之只是空殼內並無
物操大驚怪問取柑人其官以左慈之言對
之操未肯信門外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
求見王上操召之取柑人曰正是途中所見
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
曰豈有是事取柑剖之皆有肉其味甚甜但
操自剖者皆空殼操大驚賜左慈坐而問之
慈索酒肉操令取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
羊不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如此慈曰貧

道於西川嘉陵峨眉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
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數
餘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
道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
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
山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飛劍擲刀取人首
級歲形變身王上位極人臣何不進步跟貧
道往峨眉山中修行當傳三卷天書與汝操
曰吾亦久思惡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

慈曰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
與之可保全身矣不然則貧道飛劍取汝之
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刘備之細作喝左右
拏下慈大笑不止令十数獄卒拷之但見皮
肉粉碎左慈勦音熟睡全無痛楚操取大
枷鐵釘音釘了鐵鎖音了了送與牢中監收
操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卧於地上
並無傷痕連監禁七日並不與食及看時慈
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去人回報曹操音取

出問之慈曰我数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
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次日諸官皆至王宮
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於筵前衆
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群
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
之操曰吾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
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
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
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頃先藏於袖中

耳慈曰即日天寒草木枯死任大王要甚好
花任意所欲操曰吾要牡丹花慈曰易哉
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噴之頃刻於得牡丹
一株開放雙花衆官大驚遂慈同坐而食少
頃庖官進魚鮓慈曰此鮓得松江鱸魚做之
尤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耳教
眼釣竿來慈持竿垂於堂下池中頃刻釣出
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
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鱸魚只兩腮

惟有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
果是四腮慈曰鮓松江鱸魚須得紫芽薑蒲
可操曰汝可取之否慈曰易耳令人取金盆
一箇慈於袖中簇簇取出須臾得紫芽薑蒲
金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書一本
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觀之一字不差操大疑
以目視之有殺左慈之意慈取桌上玉盃滿
斟佳釀進操曰王上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
曰汝先飲之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

先飲一半留一半如水相似勸操飲之操叱
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東
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在操問左右人報
他出宮門而去操令許褚引鐵甲兵五百人
追趕褚卽上馬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
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不上趕到山中
見一群羊慈立於羊群內褚取箭射之慈走
入群羊之內卽不見褚將羊盡殺之回去時
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

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死羊頭都轆在死羊
腔子上小童果將群羊都轆了見左慈忽然
跳起拂袖而去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
告於曹操、大怒畫影圖形各處捉拏左慈
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
藤冠青懶衣穿履鞋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
三四百箇開動街市操令衆將將猪羊血塗
之押送城南教場操引兵甲百餘圍住盡皆
斬之人人各起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一處

化作左慈招日鶴一隻騎舉雲內拍手大笑
日玉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衆將以弓
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
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所來打曹操
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當日鬼哭神
嚎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試神十官輅

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群屍皆起驚倒於地須
臾風定盡皆不見群下扶操回宮感而成疾

後有讚左慈詩曰

飛步凌雲過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金盤
當殿呈銀鮓玉盞飛空化雪鳩頃刻花開
紅影亂片時果結翠陰稠左慈施設神仙
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又詩曰

人言大道非真術只恐其中未得傳若是

真傳心地正何須物外學神仙此言

左慈道術乃不正之法非也但
恐人心不自正耳故以此解之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獨感
靈效如或遷訛實華玄奧

曹操心疑左慈因而成疾服藥無效忽太史
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令芝卜易芝曰王
上曾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何
為神卜汝當詳說其才芝曰管輅字公明平
原人也容貌麗醜無威儀而好酒踈狂人也
自幼年入丸歲便喜仰觀星辰得人輒問其
名夜不肯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鷄野鵠

尚自知時何况爲人在世乎與隣里小兒共
戲土壤中輒畫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指
點而觀之及長深明周易仰觀風角占會肉
眼通神相其父曾爲瑯琊卽丘長管輅年十
五歲於學中讀史日記數千言學中四方人
皆不及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
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十輅問子春府
君名士加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氣未堅欲相
見恐失精神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太守

喜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于春今欲與輅
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日吾自與
卿旗鼓相當輅曰輅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
淺未能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
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太守曰此事最難子
以爲易也座上賓客皆被管輅難倒對答有
餘從曉至暮酒食不行客大奇之於是天下
號爲神童後有利漕地居民郭恩兄弟三人
皆得蹙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

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飢荒之年必
遭謀數斗米之利推落井中噴音有聲推
一大石壓破其頭孤魂苦痛自訴於天以致
君兄弟受此業報郭恩三人涕泣伏罪答曰
果有此事於是備管輅在家數日忽一日有
鳴飛來梁上其鳴如哭輅卜曰今日午時當
有一年老親人從東方携猪肉一肩濁酒一
瓶主賓共飲笑中當有小驚是日果有姨丈
携酒肉至與郭恩兄弟共飲甚懽恩令家僮

射鷄爲食隔離候傷鄰家女子左手流血如此之驗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取住其家因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心痛舉家常驚恐請輅卜之輅曰此堂西頭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不能舉也持弓箭者主射心腹故心中懸痛不能飲食也書則浮游夜則復來故使病人驚恐也於是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

箭木皆朽爛但有角與鐵箭頭半啣於棺中遂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家中無恙有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郊蜂窠蜘蛛置於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日含氣湏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郊也其二日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蔽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齧觥音註速觥音懼觥音之觥音見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永

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後鄉中鄰婦失牛求輅卜之輅卜之曰在此溪之西七人宰之疾速去尋皮肉尚存其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羹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平原太守劉邠遂將各人獲斷問其婦曰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也劉邠不信請輅試之取印信囊及山鷄毛藏於盒中令輅卜之輅先卜其一日內方外圓五色成文盒寶有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之有

鳥錦休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劉邠大驚遂待之爲上賓一日春暮出郊閑行見一少年於田中管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曰少年高姓青春多少少年答曰姓趙名顛年十九歲矣輅曰汝眉間有死氣限三日內必死吾乃管輅也見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顛回家尋告於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之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之父告曰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輅見父子

宋痛至切乃曰汝可備卮酒一樽鹿脯一塊
來日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二人坐盤石上
奕碁一人向南坐者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
向北坐者穿紅衣其貌甚美汝即將酒及鹿
脯往勸之待酒食畢汝乃哭告其事必添汝
壽矣切勿言我名字老人獨輅在家次日趙
頰携酒脯帶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
果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著碁全然不顧
趙頰進酒脯二人食着棋不覺飲酒已尽

趙頰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衣紅袍者
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已受其私必須
憐之穿白袍者身邊取出簿籍視之曰汝今
年十九歲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
九十九回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机必有大
罪衣紅者出筆添訖香風過處化作二白鶴
冲天而去趙頰回問管輅曰穿紅者南斗
也衣白者北斗也頰曰吾聞北斗七星何其
一也輅曰散而為七合而為一也北斗注死

南斗注生今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管輅自此恐泄漏天机再不與人卜矣此人見在乎原主上欲知休咎何不召之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輅、至叅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為憂操病遂安操令卜天下之事輅曰三八縱橫黃猪遇虎定軍之南陽折一股又十筭救輅曰獅子宮、以安神位王道昌新子孫極貴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数不可預知後有應驗方悟此操一日

輿輅論雲從龍風從虎之意操曰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所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答曰然夫論雜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失則机謬机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一

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而取鐵不見其神
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
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招風何足爲疑操問
曰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夫虎之悲嘯
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與
雲而馳東風輅曰王上豈不見陰陽遂在掌
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
陰之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荷精氣相感懸
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知二女同居志不

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操大喜遂封輅
爲太史輅答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
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王骨眼無守睛鼻
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好
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汝相吾若何
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也操再三問之輅
但笑而不答操曰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
治世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
詩車題輅十霄輅詩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
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預知和法
應無壽自覺心源別有靈可惜當年奇異
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曹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管輅設卦云東吳
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曹操不信忽合
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曹操大驚
使差人往漢中探知消息不數日飛報至劉
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取下解州取閱曹操大

怒自要領兵入漢中未知此去如何且所
下回分解

耿紀高昇討曹操

曹操欲興兵討蜀令管輅卜之輅曰王上未
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操見輅言累驗
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助
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一萬
甲兵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魏王又降
王青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王濟司馬

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軍國重事操
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也
忠而且勤心如鐵石國之良史也孤心甚相
託焉遂委王必自領御林軍馬屯營於東華
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
舊爲丞相府掾歸後迂侍中少府與司直常
晃甚好見曹操嘗至魏王出入用天子車服
心常不平時過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
與常晃在私宅中共飲耿紀起身密議曰曹

操篡逆有心多時吾等爲漢百官豈可同惡相
濟常晃曰吾有箇心腹人姓金名祿字德偉
乃漢相金日磾之後常見曹操入內喟然
長嘆素有討操之心更兼此人與王必甚厚
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厚
交豈肯扶漢乎常晃曰與必甚厚其意專欲
立漢久矣我等往說之於是二人同往金祿
宅來金祿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
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求禱口所求何事元

曰吾聞魏王早晚紹漢天下公必高遷望不
相棄曲賜提携平生感德非淺也禕拂袖而
起令從者看茶來時茶碗於地上晃曰德偉
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相交甚厚汝等
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皆欲輔造反
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爲友常晃曰奈天數
如此不得不爲耳禕大怒敗紀言晃見禕累
有忠義之心故盡情告之晃曰吾二人實爲
漢朝來求足下故反說也禕曰吾累世漢朝

臣宰安能從賊汝要扶漢有何高見紀晃曰
雖有報國之心未有扶危之計禕曰吾欲裏
應外合去殺王必方奪兵權扶助奮興結劉
皇叔爲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頓首拜
謝禕曰又有兄弟二人乃吾心腹之人與操
賊大讐見居城外吾欲用之爲羽翼紀晃問
是何人禕曰大醫吉平之子長曰吉灑次曰
吉穆吉灑字文然吉穆字思然操昔曰爲董
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一子實於遠鄉今亮

在此紀是二人大喜便要相見禱密喚吉邈
吉穆二人至言及其事二人感憤流泪然氣
冲天誓殺國賊五人同謀金德偉曰正月十
五日夜問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欲少府
幕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
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得了王必還跟我
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以召下官以安萬民
吉文然弟兄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各揚
聲叫百姓誅殺國賊以扶漢室截在城內忙

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進兵殺殺鄴郡擒
操即發使齎詔取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
更面至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設誓
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
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
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只催關公
排柵已定却說金禰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
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不可不放燈火以
顯天下太平氣象必允其言去各處告報及

教放燈火是夜晴霽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忽聞營中吶喊人報兩處火起必慌走出帳看時高下大亂火光中見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不知是王必只顧引弓箭射之一箭射中必有幾乎墜馬遂出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無路棄馬步行至金禱門首慌叩其門那時金禱使人營中放火却隨後助戰家中人听得敲門只道金禱歸男子已都去了只有婦人禱妻

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必大驚方悟金禱同謀遂殺曹休家報知金禱耿紀等同謀及休自披掛飛身上馬引千百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牙爪死禱官門城中是夜但聞人叫盡殺曹賊以扶漢室原來夏侯惇三萬軍巡警離城五里屯札遙望見城中火起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戰到天明耿紀常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

禕二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
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背後活捉手下百餘
人盡皆殺之入城收撲遺火盡收各人老小
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教腰斬於市又召漢
百官盡赴鄴都以聽處置夏侯惇押耿紀韋
晃至於通衢耿紀厲聲大罵曰曹阿瞞吾生
不能殺汝死當作鬼以擊賊劍子以刀搨口
流血尚曰吾被群兇誤矣大罵不絕而死韋
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

有詩讚曰

耿紀精中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
漢祚相將八恨痛心胸喪九泉

夏侯惇將五家老小宗族皆斬於市王必箭
齧死而死將白官起赴鄴都曹操於教場立
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乃降王旨曰昨夜耿紀
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多有出救火
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
旗之下如不救火者立於白旗之下眾官

自思救火者必無罪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
有一停立白旗之下操教書李立於紅旗下
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
火實為助國殺害吾宗族盡命牽出漳河邊
斬之死者三百餘員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草耿徒懷輔漢忠誰知天命屬奸雄可憐
俊傑遭誣死血染漳河水浪紅

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官賜仍令還許都操
命鍾繇為相國準欽為御史大夫曹休總督

御林軍馬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
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
銀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紐青
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
管轄火災應且遂重賞輅不受却說曹洪
自到漢中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自進
兵直抵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軍出哨益口
超至下辨令吳蘭為先鋒張飛守把巴西令
雷銅為先鋒兩邊皆未動兵曹洪至下辨將

近先鋒吳蘭領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
蘭欲退蘭手下任夔曰今賊兵犯界若不先
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來
與曹洪軍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與任夔
交鋒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相殺吳蘭大敗
回見馬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
以致敗失吳蘭曰任夔不所吾言故有此敗
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主
公肯教進兵退曹洪不遲蜀中文書未回曹

洪恐馬超有謀引軍退回南鄭却說張郃來
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
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在郃都聞神十管
輒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
退張郃大笑曰將軍相待半生豈可以上術
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
得巴西蜀郡易得耳曹洪曰巴西守將張飛
非比等閑不可輕敵張郃曰衆皆怕張飛吾
視爲小兒耳此去必擒曹洪日倘有疎失若

何張郃曰甘當軍令曹洪勒了文狀令張郃
進兵未知勝負如何

瓦口張飛戰張郃

張郃所屯兵三萬分爲三寨各傍山險一名
宕鶻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三寨軍
冬分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軍守寨張郃進
兵前行却說張飛在巴西關中守城軍報到
說張郃兵來飛喚雷銅商議曰日關中地惡
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陣我出奇兵可
六六

一國志卷一
擄張郃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銅飛自引
兵三萬離關中三十里與郃兵相迎兩軍擺
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挺鎗秣馬而出相
交戰到二十餘合郃後軍大潰來望見背
後山中有蜀兵旗幡郃知便退飛於後掩
殺前面雷銅殺出兩下夾攻郃兵敗張飛
雷銅連夜追襲直趕到宕渠山郃仍舊
守住三寨多置楯木砲石堅守不戰張飛離
宕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土大

次大打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
只不出飛兵還營次日令雷銅又去山下搦
戰郃又不出雷銅驅軍士上山山上擣木砲
石打將下來折了十餘人雷銅急退盪石蒙
頭而竄兵出殺敗雷銅次日張飛又去搦戰
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
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
就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
於山前辱罵張郃玄德差人來軍前犒勞見

張飛飲酒回見玄德說張飛飲酒恐天軍機
玄德大驚乃問軍師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
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
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之玄德曰吾
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許多好酒
吾弟醉中必被張郃所害孔明笑曰主公與
翼德年為兄弟不知其心也翼來自來剛強
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為也今宥
渠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近出飲酒醉之後

則坐於出前辱罵傷若無人此非貪盜乃賺
張郃之計也玄德曰雖然如此未見其實可
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
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且說魏延解
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
分付魏延雷銅各引一校人馬為左右羽翼
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於
帳中令軍士大開旗鼓而引之有細作報上
山來張郃自來山頂窺望見張飛坐於帳中

飲酒令一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郃曰張飛
太欺我今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盪
石二寨軍皆出劫寨為左右援高夜張郃乘
夜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遂到寨前遙望
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
喊一聲山頂擂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
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倒
註原來是箇草人身上被張飛押見是草人
頭上帶盔狀如卓上張郃刺倒見是草人
急勒馬回帳後連珠砲起早到寨前一

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若巨雷。乃燕人張翼，德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下牙將各自拒住。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西寨來救，原來破魏延雷銅兩將殺退，就勢奪了山路。郃與死戰百十餘合，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敗走，趕了一程，回守宕渠三寨。張飛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

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到折了宕渠山緊要隘口，不肯發兵救，却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離寨去。關口前山僻處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住歸路。當日張郃引軍前進，正遇雷銅。張郃與雷銅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銅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後路。張郃後回，刺雷銅於馬下，敗兵回報張飛自來。與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如此

三次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
張郃用埋伏計用了雷銅又安賺吾何不將
計就計延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汝
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
十餘乘各載柴草塞住小路用火燒之吾乘
勢擒張郃與雷銅報仇魏延領計次日張飛
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
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
走引張飛至山谷口郃將後軍為前復扎住

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擒張飛不
想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谷口將車輛兩路
截住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煙迷其徑兵
不得出飛來衝郃兵張郃大敗走上瓦口關
收聚敗兵堅守不出却說張飛與魏延連日
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把軍退二十里却
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關兩邊哨探小路當
日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攀藤附
葛而走飛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

只在這幾箇百姓身上喚步軍分付休要驚
恐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軍士連慌喚到馬
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
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回鄉听得大軍廝殺
寨附關中官道今過蒼溪過梓潼山出檜新
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
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
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便與
魏延商議曰汝可引兵叩關攻打我親自引

輕騎五百出於潼山攻關後張郃可擒矣飛
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魏延
扣關攻打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心中正悶
忽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掛以待下關
急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
領兵來迎為首旗開早見張飛卻大驚急尋
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
尋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
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

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休
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推轉斬之時
有行軍司馬教留人來見張郃曰吾保汝取
葭萌關將功折罪若何郃曰願往來觀之乃
太原陽興人也姓郭名淮字伯濟入見曹洪
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
王深愛者也不可誅之可再與五千兵還取
葭萌關則牽動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
成功一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

郃取葭萌關郃努力而去却說守關將孟達
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
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
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
明聚衆上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
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
兵屯瓦口關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
取回帳中請特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曰
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閑可及不可

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故視
人如草芥耳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衆皆
視之乃是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
奈老矣非是張郃之對手也黃忠聽了白髮
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
身還有千斤之力爲何老即孔明曰將軍年
近七十如何不老黃忠趨步下堂取箭上大
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三張孔明曰
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我兩箇
同去成功但有陳雲先納下這顆白髮頭玄
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未
知勝負若何下回便見

黃忠嚴顏雙建功

黃忠與嚴顏將行趙雲等諫曰今張郃親犯
敵請關軍師休爲兒戲耳若葭萌一失益州
危矣若破張郃可以取漢中何故以二老將
軍當此大勢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
成事言曰二人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

等各各哂咲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
達霍峻見了二老將來心中亦笑孔明如此
調度豈能用入這般緊要去處如何教這兩
箇老將來隨即交割了牌印黃忠嚴顏使兩
箇軍人將向把認旗於關口山上豎立張郃
听知黃忠嚴顏到心中暗笑次日引軍搦戰
黃忠與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笑我二人年
老必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
命當日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黃忠出馬與

張郃答話郃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
出戰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
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
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
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
夜趕去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軍入
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
又欲見罪郭淮勸曹洪可遣副將相助就如
監臨使不生餘外之心洪從之即遣夏侯惇

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
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
中間及軍情卻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
嚴顏為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足知
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兄弟今
既相遇必當報仇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
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
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兵積
柴之處此時聚百萬糧草作為久遠之用若

取得那箇去處其勢可破漢中軍士自相離
散矣忠曰將軍之機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
如此嚴顏聽黃忠說罷自引一枝軍去了却
說黃忠聽得夏侯尚韓浩兵來遂引軍馬出
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浩拍馬
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
二將各開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起二十餘
里奪了黃忠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
韓浩趕來忠又出戰七數合又敗走二將又

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
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說
計夏侯尚叱張郃曰據你如此膽怯因此失
了宕梁山再休多言吾二人建功張郃羞
赧而退次日二時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
二將連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
走連敗數陣黃忠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
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上發書申報玄德說
黃忠連輸五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

明孔明曰此乃是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
未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
相見問劉封曰此來助陣何意封曰父親得
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
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
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也今後由霍峻
守關孟將軍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吾破
隙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二
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

直入人不及披甲馬不及備鞍二將各自逃
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北及大明
連奪三寨寨中遺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
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
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策馬先追士卒相繼努力向前張郃軍兵
反被自家敗兵衝動背後追兵太急都扎不
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冊到漢水傍張
郃尋見夏侯尚歸浩議曰此大蕩山乃糧草

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
養命之源倘有疎失是無漢中也夏侯尚曰
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
定軍山不必憂思大蕩山有吾叔夏侯德鎮
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張郃與二將連
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說黃忠用驅兵之
計誘到關下軍馬突出勢不可當又被老賊
連夜追趕自相衝擊故棄了許多寨冊夏侯
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

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
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訖黃忠嚴顏
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見玄德玄德聚
諸將慶喜法正言曰昔日曹操一舉而降張
魯平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
淵張郃二將屯守操遂北還此非其志不逮
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變亂耳今料淵郃才
畧不勝國之將帥若舉大隊之兵王公親往
征之則必可克矣平定之日廣豐積穀觀黨

上可以傾覆氣仇尊獎王室中可以蠶
食農桑廣開境土下可以固守要險為圖操
之久計此蓋天與其時不可失也玄德深然
之遂乃傳令旨趙雲張飛為先鋒玄德孔明
起兵十萬標曰圖漢中傳檄各處令嚴備
建安二十二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
萌關下營令人召嚴顏黃忠到寨厚賞二將
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其能
今果立效功世之罕有今漢中定軍山乃

鄧之保障糧食之會源若得定軍山陽平
路無其憂矣汝還取得定軍山否黃忠慨然
應諾便要領軍前去孔明止任言曰老將
故然非夏侯淵之本對也淵深通
為西涼之保障先
也兵於漢

天我並在

淵首納於糜

要去孔明曰既得

人為監軍同去若何忠應諾

同是誰下回便見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至建安

二十三年戊戌歲止首尾七年事實終

